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两晋南北朝故事

BOOK
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两晋南北朝故事

周处除害

公元 280 年，晋朝将军杜预、王浑和王浚［ jùn］灭了吴国，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。王浑到了建业［在江苏省南京市］，一连好几天摆酒庆功。这也是为了让吴国人瞧瞧晋朝的威风。那天，王浑在酒席上喝得正高兴，一抬头，看见吴国的降臣们一个个有说有笑，连吃带喝。他心里挺瞧不起这些人。怎么亡了国了还这么高兴呐？他很傲慢地对吴国的降臣们说：“ 你们这些人呐，叫我怎么说好哇！国都亡了，就连一点儿难受的劲儿也没有吗？ ”

这话一出口，吴国的降臣们脸上都热呼呼地红了起来，一个说笑的也没有了。王浑笑不卿儿地看着大伙儿，心里很得意。忽然，站起一个人来大声说：“ 将军，您的话不对。原先是吴、魏、蜀三国鼎文，后来是魏灭了蜀，接着，魏它自己也让晋给灭了，最后才是晋灭了吴。魏国亡在先，吴国亡在后。可您从前是魏国的将军，要说难受，怎么能光是我们这些人难受呐？ ”王浑听了这话，大吃一惊。他本想奚落奚落吴国的降臣，没想到自己反倒也让人家给奚落了。想了半天，他也没想出说什么好，就乜斜着眼睛，装出喝醉了的样子，摆了摆手说：“ 散了吧，散了吧！ ”

那个当面顶撞王浑的人，叫周处，原来在吴国做官，是个敢做敢为的人。

周处小的时候，在老家义兴［在江苏省宜兴南］就出了名。他父亲老早死了，家里没人管教他。和他来往的差不多都是一帮爱打架闹事的人。跟着什么人学什么样，慢慢地他也就喜欢干那些事了。几年以后，他已经成了大人了，身材挺魁梧，力气又大，整天地不是骑马闲逛，就是出外打猎。这还不算，他瞧着谁不顺眼，就抡拳头，捋［luǒ 胳膊，把人家打个鼻青脸肿。日子一长，街坊四邻都躲着他走。有的人一看见他远远地走过来，马上就关门，关窗户，跟老鼠见了猫似的。

有一回，周处喝醉了酒，晃晃摇摇地在街上走着，一个跟头摔倒了。刚巧有个老头儿打这儿路过，把他挟起来，一看是周处，就连声叹气。周处听了，很不高兴，说：“ 你这老头儿真怪。今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该乐一乐才对，怎么唉声叹气的呐？ ”老头儿又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象要说什么，看了看周处，又闭上了嘴。周处火儿了，连推带搡［sǎng］地说：“ 老头儿，你快说话呀！不然我饶不了你。 ”老头儿连忙说：“ 你别着急，我说给你听。如今义兴地面上出了三害，扰乱百姓。三害不除，大伙儿可怎么能去‘ 乐一乐 ’呐？ ”周处问：“ 什么三害，我怎么不知道？ ”老头儿说：“ 南山上有一只白额大老虎，长桥下有一条恶蛟［jiāo］。这虎和蛟经常下山上岸，吃牛，吃羊，有时候还许把人吃了。你说这不是害吗？周处点点头说：“ 这倒是害，不过这才两害呀，还有哪一害呐？ ”老头儿吞吞吐吐地说：“ 还有一害……是…… ”周处急着说：“ 快说呀！ ”老头儿瞟了周处一眼说：“ 我说了你可别打我。如今义兴的百姓都说你周处和虎、蛟是三害呀！ ”周处一听，扯开嗓门说：“ 胡说！怎么把我和那些畜牲相提并论，也算为一害呐？ ”老头儿郑重地说：“ 你父亲死得早，没有人管教你。瞧你现在这个样儿：不念书，不学好，随便打人欺负人，再加上抢人家东西。大伙儿怎么受得了哇！日久天长这么下来，你不是百姓的祸害可是个什么呐？ ”

周处听了，羞得满脸通红，低下头不言语。那老头儿又安慰他，说：“ 不要紧。只要你能真心改过，大伙儿也就不这么说了。不但不这么说，还会另

眼看待呐！”周处攥［zuàn］紧了拳头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一个堂堂男子汉，是个有血性的人，怎么能和野兽一样为害呐！既然现在有三害，我马上就去除害，行不行？”老头儿高兴地说：“当然好了！你能为百姓除害，那真是大喜事！”

第二天，周处拿了弓箭和长矛，到南山上去找老虎，找了两天，找着了。老虎正要下山寻食呐！周处拉开弓，连射了几箭，把老虎射死了。然后，他把死老虎拖了回来。邻居们看见都说：“这回周处总算做了件好事。”

后来，周处又换了一把宝剑，跳进河里去杀蛟。谁知道那蛟跟老虎可不一样，又凶猛，又灵活，一下子浮到水面上来，一下子又沉到水底下去。周处在后面紧钉着它追呀追呀，刚刚追上，又给它跑了。周处一气儿追了十几里，一直跟蛟搏斗着。经过三天三夜，那条蛟忽然不见了，跟着，周处也不见了。在岸上看的人这个高兴啊！不少的人走街串巷，嚷着说：“周处这小子一定是让蛟咬死了！”有的说：“他死了，真是咱们大伙儿的福气呀！”还有的说：“这可好了！虎、蛟都死了，周处也死了，三害都除了！”

没想到过了几天，周处拖着死蛟，从几十里地外回来了。他刚一进门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：“这下子他要是死了够多么好呐，谁想到又回来了，让咱们白高兴一场。唉！他做起坏事来，比那虎，比那蛟还厉害得多呐！”

要是在以前，周处听到这些话，马上就得过去把人家狠揍一顿。可是今天，他并没生气。他是这么想的：“为什么大伙儿都盼我死呐？因为我坏事做得太多了，太招人恨了。还是那个老头儿说得对，只要我真心改过，人家就不会这么说了。”他寻思，自己没有父亲，不如到外面去找个有学问的人请教一番，学点儿本事。

这么着，周处就离开了老家，到吴郡［现在江苏省苏州市］去找陆权和陆云。陆机、陆云哥儿俩是吴国大将陆抗的儿子，名声很大，才学也高。周处到了吴郡，打听到陆机不在家，就去见陆云。他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给陆云。末了儿，他说：“我白活了这么些年，成了一害，真让人后悔呀！我打算从头做起，可又怕年纪这么大了，来不及。您是个有学问有见识的人，请给我指条明路吧！”陆云诚恳地说：“有一句俗话：早晨听到自己有什么错儿，跟着，晚上就把它改过来［古语叫朝闻夕改］。您年纪还轻，以后的路很远大，怎么说来不及了呐？人不怕有错处，就怕自己没志气。有了错儿，只要决心改正，立志学好，还担心做不出一番事业来吗？”周处听了直点头。

打这儿以后，周处果然安下心来读书了。他学一点儿就去照着做一点儿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周围的人都挺佩服他。后来，他当了吴国的东观左丞［负责修史的官］；吴国亡了，在晋朝，他先后又做过新平［在陕西省彬县一带］和广汉[在甘肃省文县一带]的太守

广汉的前任给周处留下了好些个没审理完的案子。有的拖了三十年还没弄清谁是谁非。周处到任以后，很仔细地调查清楚了，又根据实情判明了是非，没有多少日子就把那些案子都处理完了。这一来，不但本地人说他会办事，连朝廷里也知道了他的名声。后来，周处因为母亲年老，辞了官回到老家，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又被调出来到楚地去做官。周处要去还没去这工夫，朝廷又派了人来，召他进京城洛阳去当散骑常侍［在皇帝身边的顾问］。周处的朋友对他说：“进京要比到楚地去好得多。这回你算是有了出头的日子了，干胞就别到楚地去了。”周处摇摇头说：“自古以来，有贤能的人都是

辞大不辞小，我还是到楚地去。”

楚地经过了多少年的战乱，死了很多人。田野上到处都是死人骨头。老百姓缺吃少穿，有的人穷得连锅都揭不开。本地人和外地逃来的人杂居在一块儿，因为风俗、习惯不太一样，谁看谁也不顺眼。闹事的、打架的挺多，当然也就没法儿好好地生产。周处到了楚地，知道了这个情形，就劝大伙儿相互和好，平安处事；又下令收殓那些死人骨头，埋葬起来。这几件事一办，老百姓的气儿就平和了，也都能安心过日子了。慢慢地，楚地比以前安定得多了。周处这才离开楚地到洛阳去。

白痴太子

普武帝司马炎统一了中原，定都洛阳以后，很担心各州郡的首领势力太大。怕这些人也跟东汉末年似地再那么闹起来，他就下令解除刺史、太守的兵权，好让全国安定一下。这么一来，总算好几年没出什么大乱子。晋武帝非常得意。他认为象曹操、刘备、孙权，他们这些人都没能把天下平定下来，而自己可办到了。这份功劳谁也比不了。于是乎，他就撒开了那么一享受。他让妃子们住在后宫各处，自己时常坐着羊车在她们中间东逛逛，西转转。羊车在花园里跑来跑去，跑到哪个妃子住的地方，晋武帝就在哪里饮酒作乐，也许就住下来。

晋武帝乐是乐，可也有件不如意的事，那就是他的太子笨得厉害。太子叫司马衷，是晋武帝的二儿子。他都二十多岁了，可是对国家大事一点儿也不懂，整天地就是会跟宫女们玩儿，简直是个大傻瓜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太子听见宫外四面八方“呱呱呱”、“呱呱呱”地叫个不停。他就问宫女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在叫哇？”宫女说：“是青蛙叫。”他又问：“青蛙叫得这么起劲，是给官家叫呐？还是给私人叫？”宫女听了，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就骗他，说：“在官家地里的青蛙就给官家叫；在私人地里的青蛙就给私人叫。”太子一听，拍手直乐，说：“对！对！你真聪明。”宫女气得直撇嘴。

还有一回，太子看见两个宫女在一边儿嘀嘀咕咕的，不知说什么。他悄悄地走过去听了听，原来是那两个宫女正在说着外地怎么闹饥荒，老百姓怎么没饭吃，好些人都给饿死了。太子很纳闷，马上接过话来说：“他们怎么这么傻呀？没饭吃怕什么，还有酒有肉呐！有时候我连一口饭都不吃，光喝酒，吃肉，肚子里一点儿也不饿。”这话让宫女们笑得合不上嘴了，一个劲儿地直摇头。太子还真瞪起了眼睛，大声说：“你们不信？就说那肉末儿熬成的粥［古语叫肉糜］吧，吃起来不比稀饭好？乡下人就是笨，没有饭吃，怎么不去吃肉糜，那也能够解饿嘛！”

这么一个大傻瓜，将来可怎么能做皇帝呐？文武百官虽然嘴上不敢说什么，可心里都非常发愁。有个叫和峤［qiáo］的大臣，觉得应该提醒提醒晋武帝，就找了个机会对晋武帝说：“皇太子很老实，很厚道，这太好了。可是现在的人很虚伪，骗人的事常见，光靠老实恐怕不行吧？”没想到晋武帝听了满脸不高兴。和峤碰了一鼻子灰。

尚书令卫瓘［guàn］也打算劝劝晋武帝，他就想了个办法：趁晋武帝开宴会的时候，他假装喝醉了酒。晋武帝刚喝到半截儿，卫瓘七扭八歪地走过来，“噗通”跪下，哩哩罗罗地说：“臣……臣有事要……要启奏陛下。”晋武帝说“：有什么事你就说吧！”谁知卫瓘什么事也没说出来，光那么“臣……臣……臣……”，说了半天。最后，他摸了摸晋武帝坐的椅子背儿说：“这个座位太……太可惜啦！”晋武帝一听就明白了：知道卫瓘这是在说太子呐！他也假装糊涂，不理会这些话，摆摆手说：“你喝醉了，歇着去吧！”叫人赶快把卫瓘扶了出去。

打这儿起，晋武帝果然想换个儿子做太子。其实他也知道司马衷不行，就是怕杨皇后不愿意。果然，他把这个心事跟杨皇后刚说了没有几句，杨皇后立刻气得哭起来。司马衷是她生的，要是换了别人当太子，不就是夺了她的江山了吗？她越哭越伤心，嚷着说：“自古以来，立太子就问谁是哥哥，

从来不问聪明不聪明。”晋武帝让她哭烦了，只好说：“你不愿意，我不换就是了，哭什么！”

晋武帝没换太子，可是对这位太子又不放心，想考考他，看他到底行不行。晋武帝把几件没处理过的公文，密封起来送给太子让他批复。为了免得别人暗中替他批，晋武帝特意摆了一次宴会，把侍候太子的官员们全都找了来赴宴，只留下太子一个人在那儿批阅公文。

太子接到公文，翻过来翻过去怎么也看不懂。他不着急，倒把他的媳妇儿贾妃给急坏了。贾妃跟杨皇后想的一样：如果太子交了白卷，让晋武帝废了，她将来也就当不成皇后了。她赶紧派几个心腹把那些公文拿出宫去找个有学问的人代批。还真给他们找着了一个。那个人想趁这个机会露一手儿，就引古证今，东拉西扯地写了好些。贾妃看了，也不知道批得对不对。她刚想让人交上去，宦官张泓［hóng］在旁边拦住说：“这么交出去，我看八成要坏事。您想，太子不会读书，识字不多，皇上老早就知道。怎么忽然一下子就写了这么多呐？里头还引了不少的古书上的话。皇上一看就知道不是太子批的。要是追查起来，那还不把事情弄坏了？我看倒不如写得简单点儿，别这么长篇大论的。”贾妃一听这话有理，急着说：“那就这么办吧。你就去另写一份，要快。事情办成了，将来少不了你的富贵。”张泓欢欢喜喜地另写了一份，叫太子照着抄写好，派人交给了晋武帝。

晋武帝在宴会上拆开一看：太子的批语写得不多，倒还通顺，心里很高兴。他抬头看见坐在一边儿的卫瓘，就顺手把批语递给了他，小声儿地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太子批的，还可以吧？”说着，脸上显出了得意的样子。卫瓘看完了，心里直嘀咕：“这能是太子自己作的吗？”可这话他怎么敢说出来呐？他心里明白，晋武帝所以把这批语特意地给他看，为的是解答他那天装醉的那个哑谜，只好打着哈哈说：“啊，啊，太子近来很有长进，很有长进！”晋武帝更高兴了，命人去赏了太子好多珍宝。

第二天，和峤和另外一个大臣进宫来了。晋武帝想起和峤说过太子笨的话，就把太子作批语的事告诉了和峤，还说：“近来太子进步可大了，你们可以到东宫去找找他，跟他聊聊国家大事，看他懂得多少。”两个人赶紧去了。回来以后，那个大臣满脸堆笑地对晋武帝说：“皇上真是看得准。太子果然有见识，度量也大，太好了！”晋武帝听着挺舒服。他转过脸来又问和峤。和峤板着面孔说：“依臣看来，太子跟以前差不多，还是那个老样儿。”晋武帝把脸一沉，袖子一甩，往后宫里去了。

不管别人怎么看，反正晋武帝对太子是不那么担心了。他自己呐？还是照常吃喝玩乐。皇帝既然这么着，大臣、将军、皇亲、国戚这些人也都去寻欢作乐，弄得一个比一个阔气。

石崇夸富

晋朝的大臣们讲究吃讲究穿成了风气了。太傅何曾每天的伙食，就要花一万钱。这一万钱是多少呐？大约着算下来，它可以买几十石米，够一个农民吃上它十几年。花了这么多钱了，何曾还嫌饭食不好。他皱着眉头子看着桌子上的鸡鸭鱼肉、山珍海味，觉得腻歪极了，叹着气说：“这样的菜叫我怎么吃得下去呀！唉！简直没地方可以下筷子！”后来，他的儿子干脆把每天的伙食费加到了两万钱。

要是说阔气，比起石崇来，何曾那又差得多了。石崇在做荆州刺史的时候，曾经叫部下拦路抢劫，把很多大商人的财物归了自己，还能够不发大财吗？他免了官以后，住在洛阳西北郊区的家园里，大伙儿把那儿叫做“金谷园”。园子里面亭台楼阁、珍宝古玩，应有尽有。

石崇经常在金谷园开宴会请客。酒席上吃的什么，喝的什么，不用细说了，反正都是一般老百姓吃不着喝不着的好东西。石崇的客人们一边吃喝，一边听女乐工唱歌弹曲。石崇还让那些长得好看的女奴对客人们劝酒。他说：“哪位客人不喝酒，就是劝酒的美人儿不好，不招客人喜欢。我就要把那个劝酒的美人儿杀了，表示抱歉。”客人们听了这话，只好一个劲儿地喝酒。

有一回，有一个客人硬是一口酒也不喝。劝酒的美人儿怎么劝也不行。美人儿急了，流着眼泪央告他，可他还是不喝。石崇挂了火儿，真地把那个美人儿杀了，又换了另外一个。旁边的人都劝那个客人多少抿［mǐn］一口，免得这个美人儿遭罪。谁知道那个客人绷着脸，冷冷地说：“他杀他家的人，有我什么事呐？”结果人家一直没喝，石崇就连着杀了三个美人儿。

石崇这么摆阔气耍威风，别人倒还没觉出什么，就是晋武帝的舅舅王恺觉着挺别扭。王家做过几辈子的官，又是皇帝的亲戚，当然也有的是钱。王恺心里想，你石崇这么摆阔，我王恺也不能让你压下去。你能随便杀人，我也不是没这个胆量。这么着，他也开宴会，宴会上叫美人儿弹曲唱歌；有个美人儿吹笛子吹错了，他立刻就把她杀了。

王恺为了摆阔气，让家里人用麦芽、谷芽做的糖洗锅，还故意地把这件事吹到石崇的耳朵里。石崇听说了，笑了笑对家里人说：“那能值几个钱！咱们家有好些白蜡，以后，你们生炉子不要用柴了，就烧白蜡吧！”白蜡本来是做蜡烛用的，石崇把它当柴火烧，这一下把王恺比输了。

王恺还不服气。他让全家人跟他一块儿出外游山逛水，事先叫人在要路过的道上，用紫色的丝布做成“步障”，就是用丝布把路挡起来，成了一条“胡同”，一共有四十里长。王恺一家人在步障里一边走，一边玩儿，别提多神气了。老百姓在外边看着步障，听着里边的声音，夸的也有，骂的也有，都说象他这么花钱，真是天下少有。这事让石崇知道了，他说：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，看我的！”他比王恺还厉害，带了几个小老婆也出去玩儿，后面有一大群的仆人跟着。他也命人拉上“步障”。他这“步障”可不是丝布的了，而是用五彩锦缎做的，足有五十里地长。不用说，这比王恺的步障更长、更漂亮。王恺又输了。

王恺耷拉着脑袋，哭丧着脸去找晋武帝，对他说：“我这皇上的舅舅白当了，连个什么都不是的石崇也比不过。丢我的脸倒不算什么，您脸上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”晋武帝想了想说：“这么办，我帮你一点忙。”他叫两个宦官从里面抬了一件宝物出来，王恺一看，愣了！这是什么呀？它和一棵树

似的，有三尺来高，分出好几个“ 杈 ”，还象宝石似的那么有光泽。王恺正琢磨这是什么，晋武帝说：“ 这叫珊瑚树，产在海里，一般人不容易得到，连我的这棵，还是外国进贡来的呐。现在我把它给了你。你可小心点儿，拿去给石崇看，他一定会甘拜下风了。 ”

王恺乐滋滋地把珊瑚树拿回家，装到一个雕花的盒子里。然后，他叫人抬着，亲自到石崇家去拜访。石崇当然又摆上了酒席，两个人就喝起来。王恺伸出大拇指说：“ 您的豪富真是天下第一，没有人敢比呀！ ”石崇乐得满脸都是笑纹，说：“ 哪里哪里，国舅的气派更大，谁还敢不让您三分呐？ ”王恺说：“ 我最近得了一件宝贝，知道您经得多见得广，就拿来想请您鉴赏鉴赏。 ”

说着，他叫左右的人打开盒子，把珊瑚树抬出来，放在桌子上。他瞟了石崇一眼，瞧石崇摸了摸珊瑚树，一声不言语，心想：“ 这回你可得认输了吧！ ”他想乐，又怕乐出声来，就假装要咳嗽，掏出手绢来捂住了嘴，那么“ 唔唔 ”了几声，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万没想到，石崇拿起一把铁如意［本来是挠痒痒用的，后来变成了拿着玩儿的一种东西，一头象灵芝，一头弯曲］对准了珊瑚树用劲打下去，“ 哗啦 ”一下，珊瑚树全散了，碎块儿、碎渣儿，蹦得满地都是，有的还掉在王恺的衣服上。王恺气得跳起来，手指着石崇，喊着说：“ 你……你忌妒我有宝贝，简直是穷疯了。无耻！无耻！ ”石崇倒不生气，哈哈大笑说：“ 您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儿？我马上就陪您一个，好不好！ ”他转身对丫头们说：“ 快去，把咱家的珊瑚树都抬到这儿来！ ”不一会儿，十几个丫头抬出来好些珊瑚树，一棵挨一棵，整摆了两大片。那里面三、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棵，跟王恺的那棵差不多高的就更多了。这一来，满屋里红的红，白的白，富丽极了，王恺看了这个又看那个，眼睛都花了。到了儿还是他输给了石崇。

打这儿起，王恺就把石崇恨上了，总想把石崇的威风压一压，出出这口闷气。没想到又有几件事，让王恺受不了。石崇请客吃饭，经常给客人喝豆粥。米容易熟，豆子不容易熟，可是奇怪：每次只要石崇吩咐一声：“ 快去做点儿豆粥来！ ”不大一会儿，豆粥就做好了。王恺请客的时候，要想喝豆粥总得等上好大半天才行，没有石崇家做得那么快。这是第一件事，让王恺受不了。

每年一到冬天，韭菜就很少能够吃得到了。可石崇家里偏不是这样，一请客，就能端上好几盘碧绿的鲜韭菜末儿，引得客人都想吃上几口，吃完了还必然要夸那么几句。王恺想着自己家到了冬天，就吃不着这些，当然也就没人夸。这是第二件，王恺也受不了。

有几次，王恺和石崇都赶着牛车，一起到城外去打猎游玩。回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好象故意斗气儿似的，都争着先跑进城里。可也真怪：每次都是石崇的车跑在前头。他的牛车跑起来非常快，王恺使足了劲儿赶，可怎么也追不上。这第三件，简直是让王恺当众出丑，就让他更受不了了。

王恺也有办法。他秘密地派人买通了石崇手下的一个人，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个人说了实话。他说：“ 豆子不是难煮吗？我们每次都是早早地把豆煮好。有客人的时候，主人一吩咐，我们就赶紧煮粥，米粥当然好熟，做好了，把豆子放进去一热就行了，那还有不快的？至于那些韭菜末儿，是把保存下来的韭菜根儿加上麦苗儿，一起捣碎端上来的，没什么稀奇。要说牛车怎么能跑得那么快，那更没有什么新鲜的了。我们的牛本来跑得不慢，

驾车的人平时就不赶得太急，碰上要跟别人比赛的时候，他把车辕往一边挪过去。车辕歪了，牛就很不舒服，跑得也就快了。”

王恺弄清了石崇做这三件事的窍门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他也按石崇的法子办。结果真有效：到他家吃饭的客人也能很快喝上豆粥：到了冬天，他的酒席上也有了韭菜未儿，夸他的人也就多了；特别是出外打猎回来，王恺有时竟把石崇的车甩在后边拉［là］得老远，先进了城。

石崇直纳闷。他暗暗一查问，才知道是有人把“秘密”告诉了王恺。他气得脸皮发青，一咬牙，把那个受了王恺贿赂的人杀了。别的人听说这件事，也都怪王恺这么办真没出息。王恺怪害臊的，跟石崇争高低争不过；再想找晋武帝帮帮忙，一打听，才知道晋武帝得了重病，眼看着就活不成了。

八王之乱

公元 290 年，晋武帝病得起不来了，昏昏沉沉的，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。这一天，他正睡着，被一阵哭声吵醒了，一睁眼，原来是杨皇后坐在床边哭呐。晋武帝问：“太子呐？”杨皇后说：“刚才还来过了，我让他回去了。”晋武帝喘着气说：“这孩子都三十一岁了，还是这么……唉！万一我一病不起，他管得了天下大事吗？”杨皇后一听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说：“可以叫他外祖父帮助他呀！”

太子的外祖父，也就是杨皇后的父亲杨骏，正做着车骑将军。打从晋武帝病重了以后，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宫里侍候，不让别的大臣们进宫探病。这会儿杨皇后提起了杨骏，晋武帝也觉得安排一下后事是时候了。他叫中书官进来，写了一道诏书，大意是等他死了以后，由汝南王司马亮和杨骏一块儿辅助太子，掌管朝政。诏书写好了，他又下令叫汝南王马上进京。

原来，晋武帝怕别的大臣象他们家篡夺魏国皇位那样，也来抢这皇帝的宝座，就想着法儿扩大皇上本家的势力。他把自己的叔叔和兄弟都封成王，一气儿封了二十七个。这些王都有他自己的封地，也都有军队。他想，这么一来，如果朝廷出了什么乱子，各地的王爷都会出兵来保卫本家皇上，江山不就坐稳当了吗？所以，临死前，他想把大权交给自己的叔叔司马亮。杨骏是太子的外祖父，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错儿。再说让杨骏一起来管理朝政，也算是给了杨皇后一个面子，以后她好当太后。

谁知道这一来，弄得杨骏很不高兴。他寻思着：“司马亮一来，我还不是得听他的？我才不干呐！”他就把诏书扣下了没发，也不通知司马亮进京。

晋武帝感到自己已经不行了，可司马亮还没来，就问左右：“汝南王来了吗？”左右回答说：“还没来呐。”晋武帝心里一着急，又迷糊过去了。杨皇后趁这个时候，让人又重新写了一份诏书，说是让杨骏一个人辅助太子掌权。她让晋武帝看，晋武帝哼哼了几声，要说什么可就是说不出来，没过几天，咽气死了。

晋武帝一死，杨皇后马上让太子即位，就是晋惠帝。杨皇后成了太后，还拿出了那个“遗诏”：让杨骏辅助皇帝。这可把那些司马家的王爷们气坏了，明着的，暗着的，都大骂杨骏。杨骏倒不怕他们。他有傻皇帝做挡箭牌呐！可是对贾妃，他就不得不提防着点儿了。

贾妃心眼儿挺刁，又爱忌妒，本来就不讨杨太后的喜欢。这回当了皇后，她又打算出来参与朝政，结果跟杨骏也闹了别扭。因为杨骏总想法不让她出来管事。贾皇后越想越气，一咬牙，派人秘密地联络了楚王司马玮，让他出头除掉杨骏；还让人把这事告诉给司马亮，叫他起兵。司马亮不敢答应，可司马玮已经到洛阳来了。

公元 291 年，贾皇后叫人告发扬骏，说他要谋反。晋惠帝稀里糊涂的，还真下了诏书，派司马玮包围了杨骏的府第。杨骏慌慌张张地刚把卫队集合好，外面已经把房子烧着了。火苗蹿［cuān］得老高，挺吓人的。士兵们又从邻近的房子上向他的屋里射箭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大门就攻破了。杨骏跑到马圈里，让后面赶上来的士兵一刀杀了。司马玮趁机会把杨骏的一家子和心腹杀了个精光。这回乱子，死了有好几千人。

杨骏死了，杨太后也就给废了。贾皇后寻思自个儿要是马上出头露面，别人准不服气。她就把司马亮请了来，让他和老臣卫瓘拿大权。她本想这两

个人一定对她服服贴贴的，谁知道司马亮和卫瓘事事都是自己拿主意，一点儿也不听贾皇后的。这可叫她太生气了。生了一肚子气还不算，她又想起从前卫瓘曾经劝过晋武帝废掉太子，让她差点儿当不上今天的皇后，这个气可就更大了。这时候刚巧司马玮也正在气头儿上呐！他认为杀杨骏是他的功劳，论功行赏，他应该是头一名，设想到这功劳让别人给夺走了，心里很不痛快。贾皇后知道这些，就让晋惠帝下了个诏书，命令司马玮去除掉司马亮和卫瓘。

这回司马玮多了个心眼儿。他请求见晋惠帝，当面把话说清楚。宫里派了一个宦官出来对他说：“皇上给你的是密诏。你这么进宫去，不就泄露秘密了吗？”马司玮一想：对！要动手就赶紧动手。他马上派兵把司马亮和卫瓘两家子人都杀了。

司马玮十分得意，心想这一回自己要是不掌权才是怪事呐！万没想到宫里又派人出来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说：“楚王司马玮拿的是假诏书，大伙儿不要听他的！”一下子，司马玮就给逮起来了。司马玮跺脚大叫起来：“冤枉！冤枉！”可谁也不理他。结果，宫里下了命令，把他判了死罪，罪名是擅自杀了朝廷大臣。司马玮拿出那张诏书给监斩官看，哭着说：“我是奉命杀人的呀！为什么受这么大的冤枉啊？”喊冤又有什么用呐？

贾皇后杀了两个王爷，自己掌了权，把其他的王爷都给吓唬住了。谁也不敢起兵问罪。一直到朝廷内部出了乱子，各地才又出来闹事。

晋惠帝的太子司马■［yù］不是贾皇后生的。贾皇后总怕太子跟她自己不是一条心，就想法儿把太子废了，跟着又把他杀了。这一下，司马家的王爷抓住了机会。公元 300 年，由赵王司马伦领头，联络了京城里的一些大臣，里应外合，悄悄地带兵进了宫。齐王司马■［jiǒng］带着武士进了晋惠帝的卧室，把他拉到宫殿上坐下。贾皇后听说外边的兵马进了宫，急忙跑出来，迎面正碰上司马■。她问：“你们私自进宫要干什么？”司马■说：“有诏书要抓皇后！”贾皇后叫起来了：“你瞎说什么！诏书要从我这儿出，你能有吗？”司马■不说话，一摆手，武士们上前就把她逮住了，硬拽［zhuài］到殿上。

贾皇后看见晋惠帝正坐在殿上，呆头呆脑地看热闹呐！她急得高声说：“陛下，你还看什么？人家要把你的老婆杀了，你自己也保不住了。你明白吗？啊？”说着大哭起来。晋惠帝真地不明白，还那么傻坐着！看见贾皇后哭了，咧了咧嘴，也说不上是笑还是哭。末了儿，赵王司马伦宣布贾皇后害死太子应该灭门。贾皇后威风了一阵子，这会儿也给人家杀了。

司马伦用晋惠帝的名义，封自己为相国。过了不多久，他嫌傻皇上太碍事，干脆就把他废了，自个儿当了皇帝。这一下可坏了事了。别的王爷挺不服气：咱们都是一样的王，凭什么你当皇帝呐？那个傻子虽说傻，可他还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呀！大伙儿这么议论起来，就有齐王司马■、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■［yóng］、常山王司马义[yì]联合起王来，讨伐司马伦。双方打了六十多天，死了十几万人，结果司马伦被杀，司马■当了相国，晋惠帝又坐上了皇位。大伙儿背地里都说，别瞧皇帝傻，还真有福气呐！

再往后，他的日子可就不那么好过了。司马■他们又打了起来，一个接一个地上台、下台，下台、上台，跟走马灯似的。晋惠帝今儿到了这个手里，明儿又到了那个手里，被拉着东跑西颠，身上还中了三箭，脸上也受了伤。有一回，他跑到半路上，肚子饿得直叫，可是身上一点儿钱也没有。他只好向一个宦官借钱，买了一顿饭吃。吃饭用的碗也没有宫里的细致，只好用老

百姓使的粗瓦盆。鞋给跑丢了，他穿了一双随从的鞋。有“福气”的晋惠帝还这么着，老百姓受的罪就别提了。逃难的、逃荒的，到处都是。

最后把晋惠帝抢到手的是东海王司马越。司马越觉着这个傻子是活够了，就在食物里放了毒，给晋惠帝吃。这位糊里糊涂当了十七年皇帝的晋惠帝就这么被毒死了。他的弟弟司马炽即位，就是晋怀帝。

那时候，晋怀帝才十几岁，很想打起精神做一番事业，可是又不敢得罪司马越。有一天，晋怀帝跟大臣缪播［缪 miào］他们几个人正在商量国家大事。忽然，司马越派了三千人马把皇宫围上了。一个军官闯进来指着缪播说：“他要谋反！”晋怀帝奇怪地说：“你胡说！他很忠心，怎么会谋反？”那个军官不听他的，上前就把缪播绑上了。接着，他又指出一些要谋反的人，都一个个地给绑上了。晋怀帝一看，这些都是他自己相信的人，气得直流眼泪，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司马越把晋怀帝身边的人都换了，换上了他自己的心腹。晋怀帝那儿一有什么动静，他都清清楚楚。这一来，晋怀帝也跟晋惠帝差不多，成了个活摆设了。

打从晋武帝死了以后，朝廷上一直是你争我夺，打仗就打了十好几年，除了杨骏、贾皇后以外，前后一共有八个王爷出来闹乱子，这在历史上就叫“八王之乱”。晋朝这么不稳，北方的匈奴人看着有机可乘，就打过来了。

青衣行酒

匈奴的左贤王刘渊从小就爱读书。《诗经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什么的，他都读过。他又精通骑马射箭，打起仗来有一套本事。刘渊待人挺慷慨，喜欢帮助别人，所以不但匈奴人愿意听他的，有些汉人也去投奔他。

公元 304 年，成都王司马颖为了争权夺利，让刘渊出兵来帮他。刘渊带着人马到了邺城［在河南省安阳市北］，知道晋朝内部很空虚，就对司马颖说：“我们匈奴人很能打仗。您让我回去再挑选一些人来，准能把咱们这个队伍扩大。”司马颖当然高兴，就答应了。

其实，刘渊是耍了个花招儿。他回到匈奴的地盘以后，马上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。他寻思着匈奴人文化低，生产又落后，要是硬打过去，汉人一定会齐心反抗。怎么办呐？他决定把“汉”这个字作为旗号，先打出去。他对部下说：“汉朝立国久远，可惜早已经亡了。我的祖上娶过汉朝的公主，我就是汉朝的外孙子。我现在姓的‘刘’，还是跟了外祖父的姓呐！汉朝亡了，我就应该继承我外祖父的正统，由咱们把汉朝再恢复起来。”大伙儿都说刘渊这个主意好。刘渊就把他的国家叫“汉国”，他自己做了汉王。

汉王刘渊举行盛大的典礼，很隆重地祭祀了西汉的汉高祖刘邦、东汉的汉光武帝刘秀、蜀汉的昭烈帝刘备。刘渊还到处招兵买马，扩大势力。汉人王弥起兵到处抢劫，来投奔他，他收留了，羯族人石勒带人来投靠他，他也都收留下了。公元 308 年，刘渊自称为皇帝。转过了年，他迁都到平阳［在山西省临汾县］，派出军队去攻打晋朝。结果头两次都吃了败仗。

刘渊还打算出兵，没想到害了重病死了。他的儿子刘聪当了皇帝，派大将刘曜［刘渊的侄子，曜 yào］、王弥、石勒他们几个人，分成几路攻打晋朝。这次进攻的气势很大，晋军抵挡不住，汉军一直往南打过去，把洛阳包围了。

东海王司马越这时候已经死了。晋怀帝急得乱转：外面没有救兵，里面没有根草；文武百官光顾了逃命，跑的跑、藏的藏，把他丢在那儿，谁都不管他。晋怀帝想坐船从水路逃到长安去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几只船，可是又给人抢走了，他只好又回到了洛阳。

没几天，汉国的兵马攻进了洛阳。王弥这一路最先进了皇宫。将士们一看宫里有那么多珠宝财物，“唿啦”一下就散开了乱抢起来。晋怀帝逃出后门没走多远，就给他们抓住当了俘虏。接着，刘曜也带兵打进来。他一见王弥的兵将把皇宫里差不多抢光了，就去抢那些王公贵族的家产，还把城外帝王的坟都刨开，有什么拿什么。见着老百姓没什么可抢的，他们一生气就开了刀了，结果一共杀了三万多人。

王弥是汉族人，主张把皇宫保留下来，让汉国迁都到洛阳来。刘曜不赞成。他认为还是老家比这儿强，干脆下令把洛阳城一把火烧了。刘曜是刘聪的弟弟，王弥拿他也没办法。

晋怀帝被匈奴兵押着，到平阳见了刘聪。刘聪非常得意，一张口封他做了个汉国的大夫。随着晋怀帝到汉国的那些晋朝大臣也都当了官。晋怀帝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投降了。

有一天，刘聪把晋怀帝找来，一块儿喝酒。他对晋怀帝说：“你还没当皇上的时候，我去看过你。当时你说你早就知道我的名字，还给了我弓和砚

台。你还记得这回事吗？”晋怀帝赶紧站起来说：“这怎么能忘记呐？只恨我当时对您太不恭敬了。”刘聪又问：“瞧你们这家人，叔侄兄弟打成一锅粥，怎么一点儿情义也没有？”晋怀帝连忙说：“这是大汉国顺应上天，要得天下，所以我们家的人在替您先把道儿扫干净啊！”说得刘聪仰起脸，哈哈大笑。

过年的时候，刘聪大宴文武百官，把那些由晋朝过来的降官也都叫了来。大家正吃着喝着，刘聪忽然大声说：“今儿个，我让你们享享福，叫晋朝的皇帝给你们斟酒。你们可得给人家一点儿面子，不许不喝，听见了吗？”文臣武将齐声叫好。

一会儿工夫，有个年轻人穿着奴仆样式的青衣服，提着一把银酒壶，走出来先给刘聪斟酒。刘聪咧开嘴笑着说：“满上，满上！”大伙儿仔细一瞧：哟！这不正是那位晋朝的皇帝吗？晋怀帝低着头，给大臣们一个个地斟上酒。有的人冷笑着说：“你不是皇上吗？怎么跑到这儿来干这个呐？”还有的人故意责备着说：“你们别这么说，人家挺会干这种活儿啊！”大伙儿笑得更厉害了。

只有那些晋朝的降官没笑。他们看到晋怀帝红着脸，不敢吱声儿的可怜相，又生气又难受，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有几个人实在忍不住了，竟哭出声音来。

刘聪听到哭声，挂了火儿，怒气冲冲地问：“好象有人在哭，是谁这么大胆？”左右的人下去把哭的人拉出来一看，都是晋朝的降官。刘聪说：“好哇！今天过年，你们在这儿哭，想败我的兴吗？都给我轰出去！”

被轰出去的人里面，有个叫庾珉［yǔ·ㄇㄧㄣˇ］的，回到家里越想越生气，就去找另一个晋官王俊商量。庾珉说：“今儿的事您都看到了吧？古人说，主公受了侮辱，臣下就应该去死。我看咱们这些人是活不下去了。”王俊说：“他们名义上叫汉国，实际上可不把汉人当人看。连皇上都成了奴仆，咱们的脸还往哪儿搁？”庾珉低声说：“您知道刘琨［kūn］吗？”王俊说：“知道。他不是并州［在山西一带］刺史吗？现在怎？”么样？”庾珉说：“我听说他已经起兵打过来了，还打了胜仗，汉国很怕他。人家才是个英雄，哪儿象咱们这么贪生怕死！”王俊说：“要是能和他联系上就好了。”庾珉高兴地说：“我正是为这事来的。咱们就派几个可靠的人去找找刘琨，跟他约好，里应外合地灭了这个汉国，也好出出这口闷气。”两个人又悄悄地联络了几个人，派人去了。

没想到，不知道是谁走了风声，这件事让刘聪发觉了。刘聪下令把晋朝的这些降官都杀了，连晋怀帝也没留下。晋怀帝低三下四地过日子，结果还是没保住命。

晋怀帝被俘虏的时候，他的侄子司马邺从洛阳逃出来，到了长安。长安的大臣把司马邺立为太子，代行皇帝的职权。这会儿.听说晋怀帝被杀了，司马邺正式地当了皇帝，就是晋愍帝［愍 ㄇㄧㄣˇ］。晋愍帝什么力量也没有，全仗着刘琨的那一部分军队。他封刘琨做大将军，指挥并州一带的人马，跟匈奴人作战。

中流击楫

刘琨是中山魏昌人［魏昌在河北省无极县］。匈奴人起兵进攻晋朝以后，并州的官员纷纷往南逃跑，闹得人心惶惶。有些地方上的盗贼，趁着这股乱劲儿，也出来抢劫，扰乱百姓。刘琨就招募了一千多人，编成了军队，去抵抗匈奴人。他们一直打到了晋阳［在山西省太原市］。晋阳在汉国首都平阳的北边，刘琨已经跑到匈奴人的后方了。晋阳城里别提多乱了：房子给烧坏了七八成，不少死人倒在路上没人管，活着的人都瘦得皮包着骨头。刘琨看着挺不好受，下命令先把尸首埋起来，又去修建房屋和城墙，号召老百姓赶快把庄稼种上，到了秋后好有粮食吃。这么着，晋阳慢慢安定下来了，附近的人都集中到这儿来避难。

晋阳再往北，住着的是鲜卑人。鲜卑人靠放牧牛羊为生，也有二十多万人的军队。刘琨奏请晋怀帝封他们的首领猗卢［猗 yī］为代公，两边相处得挺好。洛阳失守以后，刘琨打算把北方各地的人马联合起来，去进攻平阳，好救出晋怀帝。没想到汉国先发兵打过来，刘琨挡不住，把晋阳丢了，连他的父母也都给匈奴人抓住杀了。

刘琨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山里。不久，有些将士找到他那里去，总算又凑上了几千人。刚巧猗卢带着鲜卑军队要去攻打汉国，刘琨就自告奋勇地给鲜卑人带路。两边一交手，鲜卑人占了上风。汉国的大将刘曜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受了伤，他们只好退兵回去。

鲜卑人打了胜仗，进了晋阳城。刘琨先是拜谢了猗卢，然后又请他继续南下，去进攻平阳。猗卢说：“这回我来得晚了，害得你连父母都没有了。可是打了这么一仗，我的人马很疲乏，没有力量再去打刘聪，只能收兵回去。”刘琨刚要再劝几句，猗卢又说：“你别说了。打汉国的事，再找机会吧！现在，你的地盘已经恢复了，我再送给你一些牛、马和武器什么的，你有了这块立足之地总可以了吧？”刘琨只好答应了。他也觉得自己虽说有救国的决心，可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就送走了猗卢，继续招集兵马，扩充军队。

这会儿，晋愍帝封刘琨做了大将军，让他统领并州的人马，对抗匈奴，刘琨的名声就传开了。不但北方各地知道，连南方的人也都认为他是晋朝的功臣。这使范阳道县［道县在河北省涞水县北］人祖逖打心眼儿里佩服。

祖逖跟刘琨从小就很有交情。他们俩每到一块儿的时候，老是说不了几句话，就谈论到国家大事上去了。晚上，他们在一张床上睡觉，盖一床被卧。天一蒙蒙亮，祖逖听见公鸡刚一打鸣儿，就使劲儿地把刘琨踢醒，说：“鸡叫了，起来练功吧！”说着，两个人就赶快下床，拔出宝剑来练［古语叫“闻鸡起舞”］。后来，祖逖带着一家人逃难到了南方，一直住在京口［在江苏省镇江市］。

祖逖听说老朋友刘琨在北方抗击匈奴，受到重用，心里很感动，也想北上去收复失地。可是，他一没有人，二没有武器，怎么组织军队呐？他想了想，就到建康［就是建业］ 找琅邪王［琅邪 láng yá，在江苏省句容县北］司马睿[ruì]，对他说：“中原人受到胡人［那时候，汉人把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叫胡人］的欺负，又没有力量反抗。殿下要能派兵北伐，北方的豪杰一定会起来响应，咱们就能把江山夺回来。”琅邪王转了转眼珠，低下头去不吭声。祖逖站起来拍着胸脯说：“如果殿下有这个想法，臣愿意打先锋！”琅邪王这才皱着眉头说：“北方的军队不算少了，还打不过人家呐，我有多大

的本事，能够去收复中原？还是想法儿先保住江南要紧。不过，你既然有这么大的雄心，我也不拦着你。这样吧：我封你做奋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再给你一千人的口粮和三千尺布。你可以自己去招兵，自己去打造兵器，也够你干一番事业了。”琅邪王叫祖逖当了将军，可没有给他一个兵，当了刺史可没有一寸土地［豫州在河南，当时被汉国占着］；而他自己反倒落了一个支持北伐的名声。

祖逖失望极了，可又往回一想，东西虽然少，到底还有了点本儿，暂且利用这两个名义，先干起来再说。他回到京口，把自己的家族和朋友组织起来，一共有一百多个壮士。他们马上就开始练兵，练好了，就坐船渡江北上。

船走到江心，祖逖回过头望了望江南，看见京口的北固山立在江边，还有金山、焦山两个岛东西相对［金山后来跟南岸相连，不是岛了］，地势非常险要；再望望江北.白茫茫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祖逖想到自己就要为国立功了，心里很痛快。他从船工手里把船楫［就是船桨，楫 jí］接过来，使劲地划呀，划呀，划到了江心当中，忽然，他站起来，举起船楫，在船头上用力敲了两下，很严肃地对大伙儿说：“我祖逖这回要是不能够收复中原，不把敌人扫清，就跟这江水一样，一去不回头！”壮士们听了，感动得高声说：“将军这么有志气，我们还怕什么？一定跟您打他几个胜仗！”

这么着，他们到了江北，一边打造兵器，一边招兵买马。没有多少日子，果然招来了两千多壮士。祖逖训练了这些人马，后来带着这些人马朝北边打过去，真地打了几个胜仗，占领了谯城［在安徽省］，又乘胜追到陈留[在河南省]。

石勒的部将桃豹领兵住扎在陈留城的西台，祖逖他们攻占了陈留城的东台。这一来，两边的人马住在一个城里，桃豹的人从南门出入，祖逖的人从东门出入，一直相持了好几十天。

祖逖想了个办法。他命令士兵把土装到大布袋子里，再把这些袋子运到东台上；另外又叫一些士兵用担子挑米，也忙着往台上运。一天运好几趟。桃豹的将士在西台上远远地看着，还以为布袋里装的都是米呐！他们瞧见挑担子的人累得走不动，都躺在道儿上歇着，就一家伙冲过来。晋军吓得赶紧跑了，米担子给扔了一地。桃豹他们这儿没有米吃，肚子正饿得咕咕地直叫。这回可抢到了米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大伙儿都说：“瞧人家那边米多得运都运不过来；咱们这边儿可倒好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跟人家打什么，这不是自送死吗？”议论来议论去，人心都散了。

过了几天，石勒派人赶着一千多头毛驴给桃豹运粮来了。祖逖知道了这件事，马上派人去截住毛驴，把米全抢了过来。桃豹沉不住气，带着人马离开陈留连夜跑了。祖逖带兵追上去，连着又占了几座城。

石勒的地盘越来越小。他想再拚一下，就派了一万多骑兵来攻打晋军，没想到又打了个大败仗，不但地盘又丢了不少，连部下也有很多人跑过来投降了祖逖。祖逖对投降的人，不管是谁，都一样地看待，所以拥护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这么打下去，胜仗又是一个接一个。没有多久，黄河以南的那些地方，差不多都收复了。

祖逖北伐的消息传到各地，许多人都起兵响应他。刘琨听说了，十分高兴。他给祖逖这个老朋友写信，说他的功劳实在太大了。刘琨还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早就知道祖逖有能耐。你们看我每天都把戈［兵器］枕在脑袋底下睡觉，一直等着天亮［古语叫“枕戈待旦”］，就是因为常常在想着祖逖，

恐怕落到他的后边。这回真让他领先了！”刘琨也想趁机会打出去，建立一番功业，不料从长安那边传来了一个消息说：晋愍帝也给汉国俘虏过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呐？

新亭对泣

公元 316 年，汉国大将刘曜去进攻长安。晋军守在孤城里，连吃的都没有了。晋愍帝每天只能吃一点儿麦粉粥。他刚刚十七岁，没见过这么个场面，急得直哭，说：“ 咱们吃也吃不上，打又打不过人家，还这么死守着干么？不如投降算了。 ”他就光着上身，坐了羊车，车上装着棺材，哭哭啼啼地到了刘曜的军中。刘曜把晋愍帝扶起来说：“ 你懂得投降还不错，把衣服穿上吧！ ”又叫人把棺材烧了，接着把晋愍帝送到了平阳。打从晋武帝到晋愍帝，这五十二年的时间，历史上把它叫西晋。

西晋灭亡了，晋愍帝也跟晋怀帝似的，给刘聪当了奴仆。刘聪出外打猎，让他当卫士在前面引路；刘聪要拉屎，就让他拿着马桶盖儿。有一回，刘聪大宴群臣，让晋愍帝也穿上青衣服给大臣们斟酒。他乐着对他们说：“ 我说你们的福气不小吧？让一个皇上给你们斟过酒，这回又来了一个！ ”正说着，有一个人跑过来，跪在晋愍帝跟前，抱着他的大腿嚎啕大哭。刘聪一看，原来是晋朝的降官辛宾。他冷笑一声说：“ 好哇！你也是不想活了！ ”他把手一挥，辛宾当场就给杀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刘聪听说各地有人起兵反抗他。有的还打着晋愍帝的旗号。他琢磨着，别看晋憋帝这么个孩子，还有人在想着他呐！不如先杀了他，绝了那些人的指望。这一来，晋愍帝也完了。

晋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了南方，那些逃到南方的大臣们都主张让琅邪王出来登基，把晋朝继续下去。

原来，琅邪王司马睿是晋怀帝的叔伯哥哥，比普愍帝大一辈儿，是堂叔伯，以前被派到建康去镇守江南。可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势力，所以南方的贵族豪门都看不起他。琅邪王的谋士王导看到了这一点，就动了个心思。他认为北方长年累月地战乱，只有江左［就是指长江下游。从北方看长江，下游正在左手这边］一带才比较安定。要想保住晋朝，非得在这块地方站住脚不可。他就总想法儿提高琅邪王的威望。

有一天，王导请琅邪王外出巡视。琅邪王坐在轿子里，前后都有仪仗队。王导和他哥哥王敦率领着文武大臣骑马跟在后头。旌旗多得数也数不过来，让风一吹，呼呼地直响。士兵们举着刀哇枪啊什么的，都一闪一闪地发亮，再加上吹吹打打，威风得不得了。这一来，引了许多老百姓来看热闹。有几个南方有势力的地主，也躲在僻静的地方往这边儿瞧。他们这才知道琅邪王也是有势力的，看了一会儿，就赶紧奔过来在路边上拜见。琅邪王对他们挺客气，带着王导亲自到他们家里去拜访，还请他们出来做官。从这儿以后，南方的地主、贵旅们就都支持琅邪王了。

北方的消息越来越坏，逃到南方来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些人里面，有不少的人并不怎么想收复失地，只要吃得好玩儿得好就心满意足了。有的人心里倒是想打回北方去，可又没有什么主意。建康城外的江边上，有个地方叫新亭，风景很好看，又有山又有水。一到过年过节，总有不少的人到那儿去赏花，饮酒，作诗。有一回，王导也到新亭去了。大伙儿一边看景致，一边谈起北方的战事。有个叫周■的人愁眉苦脸地说：“ 唉！风景还是这么好看，可是江山变了颜色啦！ ”他这么一说，别的人也都想起了自己的家乡。那时候，黄河一带比南方繁华富裕，生活很好；而江南一带，还没怎么开发，比北方落后得多。这些人刚一到南方，总觉着那儿的生活不如老家北方，可是

又打不回去，就只好凑合着。这么想着想着，不知道是谁突然哭了出来。一个人捂着脸，越哭越伤心。还有几个干脆“ 呜呜 ”地放声大哭起来。

哭得正热闹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个人严厉地高声说：“ 哭什么，太没出息了！咱们应该尽力帮助皇家，想法子收复中原，才是正经事。光这么哭哭啼啼的，有什么用处？ ”大伙儿抬头一看，原来是王导，连忙过来把他围上，七嘴八舌地说：“ 您说得对倒是对，可眼下有什么好办法呐？ ”王导把自己的想法对大家又细说了一遍，很多人听得高兴起来，都说要齐心合力，帮助琅邪王。连那几个“ 呜呜 ”的人也都不怎么伤心了。

等到晋愍帝被杀以后，大伙儿就议论起让琅邪王登基称帝的事。在北方的刘琨也派人送来了《劝进表》，希望琅邪王当皇帝。琅邪王先是推辞了一阵，最后还是答应下来了。公元 317 年，他登上了宝座，就是晋元帝。从这儿以后的晋朝，定都在建康，历史上叫东晋。

晋元帝封王导为丞相，还把他叫到跟前，让他在宝座旁边坐下，一块儿接受文武大臣们的朝贺。王导吓得慌忙躲开，说：“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我怎么能跟皇上坐在一块儿呐？ ”晋元帝说：“ 王丞相劳苦功高，应该跟我一起受贺。 ”王导哪儿敢呐？晋元帝还一边招手一边叫：“ 你来呀！你来呀！ ”后来，大家把这件事传出去了，都说东晋的朝廷是“ 王与马［司马］，共天下。 ”

东晋的地盘只有长江中下游和福建、广东那一片，比西晋小得多了。晋元帝心里明白，自个儿当这个皇帝，要是没有王导他们来支持，什么事也办不成。所以他宁愿让人家说这天下是他和王导一起管理的。

王与马合作得很好，北方来的人和南方当地的人合作得也不错。没过多少年，东晋的人口就增加了，好些荒地也开垦出来了。北方的作物和耕种技术都传到了南方，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。这么一来，江南开始兴盛起来，而北方还是那么连年地打过来打过去，安定不下来。慢慢地，南方就比北方富裕了。到了这时候，东晋的文武百官在南方也呆惯了，很多人就不怎么愿意再回北方了。晋元帝对北伐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决心，这会儿生活再这么一好，收复北方的热心也就冷下去了。

有这么一件事：还是在长安没失守的时候，有个人从长安来到了建康。晋元帝把自己的儿子放在大腿上坐着，接见那个人。他问：“ 从长安到这儿有多远？路上好走吗？ ”那个人说：“ 可够远的呀，大概有两千来里地，路上还要爬山过河，很不好走。 ”晋元帝听了，低下头问儿子：“ 你说说，太阳和长安，哪个离这儿近？ ”儿子马上说：“ 长安近。 ”晋元帝又问：“ 为什么？ ”儿子伸出小手，指着那个人说：“ 有人从长安来到这儿，可没听说过有什么人从太阳那儿来，所以我说长安近。 ”晋元帝喜欢得合不上嘴，夸了儿子好几句。第二天，他当着大臣的面，又问他儿子：“ 你再说说，太阳和长安哪个近？ ”没想到儿子改嘴说：“ 太阳近。 ”晋元帝绷起脸来，责备说：“ 这孩子怎么乱说，你昨儿个是怎么说的？ ”儿子不慌不忙地说：“ 咱们抬头就能瞧见太阳，可是瞧不见长安哪，可见得还是太阳近。 ”

这件事说的是晋元帝的儿子怎么怎么聪明。不过，晋元帝的心思也跟他儿子说的差不了多少：中原简直地比太阳还远，可怎么去收复呐？东晋不想去收复中原，北方就成了匈奴、鲜卑等等许多民族的天下了。

鹿死谁手

公元 318 年，汉国皇帝刘聪死了。他的儿子即位，没有多久，让部下杀了，汉国就这么闹起了内乱。大将刘曜趁机会自称皇帝，还封石勒为赵王。石勒可不接受，他说：“称王称帝谁不会呀，干么非叫你封不可？”他跟刘曜绝了交，带着自己的人马走了。刘曜也离开平阳到了长安，把国名改成了赵，自称赵王。石勒更不含糊，也自称赵王，定都在襄国［在河北省邢台西南］。历史上把刘曜的赵国叫前赵，把石勒的赵国叫后赵。前赵跟后赵互相攻打，到了公元 329 年，石勒的军队攻进长安，灭了前赵。石勒就自称为皇帝了。

石勒出生在上党武乡［在山西省东南］，他是羯族人。羯族本来是匈奴族的一支，后来迁移到上党一带，成了独立的一族。羯族人长得跟匈奴人不太一样，他们鼻子比较高，眼窝深，胡子很密。石勒就是这么一个身体健壮又有胆量的勇士。他小时候生活挺苦，连饭都吃不饱。可是他骑马射箭的本事比别人都高，又跟大伙儿合得来。后来，他就被推举成了一个小头目。过了几年，并州闹起了饥荒，没有粮食吃，石勒跟大家外出逃荒，被官府逮住，成了奴隶。官府把合在一起的两块长木板，中间挖两个圆窟窿，让两个奴隶把头钻进去卡在他们脖子上，用锁锁住。这东西叫长枷。石勒就是这么套在长枷里，被卖到山东的地主师欢家里去的。师欢看石勒挺聪明，胆子又大，就把他放了。石勒又去给人家当长工，结果有一次不小心又给乱兵抓住了。乱兵押着他往回走，刚巧有一群野鹿从他们身边飞跑过去，乱兵们都去追鹿。趁着这个机会，石勒转身逃走了。

经过几次折腾，石勒受够了苦，把汉人的官府、地主和军队恨透了。他决心要报这个仇，就和另外八个顶好的朋友商量定了，一块儿起义。他们几个有时候拦路行抢，有时候打家劫舍。不多日子，又有十个人加入了他这支小队伍，就叫“十八骑”。石勒靠着这十八骑，东打西攻，势力还真地大了。参加进来的人不断增加。石勒带兵攻打城镇，把邺城都攻破了。他也不分个好歹，看见汉人就眼红，该杀的贵族王公他们是见着就杀；无辜的老百姓也跟着死了不少。至于财物，不用说，都让他们抢光了。

后来，司马越带兵攻过来，石勒的军队乱成了一团，又没有人给他出个计策，糊里糊涂地吃了个大败仗。他才带着剩下的人马投靠了刘渊。

打这儿以后，石勒的心眼儿就多了。他寻思着，光这么杀人抢东西不行，这不能干出什么大事来。就算是抢到了一块地盘，不会管理，早晚也得丢。为了这个原因，他就开始认真地读书了。石勒从小没上过学，不认识字，怎么个读法儿呐？他有他的办法：叫别人给他念。念一段琢磨一会儿，再念。他特别喜欢听历史书。行军的时候，骑在马上，他还是一边走一边听，听得可入迷啦！

有一回，别人给他念《汉书》，念到刘邦听了郦食其的主意，要封战国时期的六国［就是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］后代为王，石勒拍着大腿急着说：“哎呀！这可不行！高祖怎么能答应这么办呐！”念书的人说：“您别着急，后面还有事呐。”接着，又念到张良听说这件事，马上去找刘邦，告诉他，如果封了六国子孙为王，那六国有才能的人就都分散了，各自替他们的旧主人去出力，不会再有人帮助刘邦了。刘邦同意了张良的主意，才不提封王的事了。石勒听念完了这段故事，松了口气，点点头说：“张良真行。

幸亏他有这么一招儿。”石勒听人念了不少书，知识多了，心胸也就更宽大了。他决心好好地干出一番大事业，把全国统一起来。为了这个，他四处搜罗人才，还注意学习治国的本事。

有个挺有学问的汉族人，叫张宾。他读过很多书，见识也高。石勒带兵到山东的时候，他们俩曾经见过一面。张宾对朋友们说：“我见过的将军多了，可真能成大事的我看只有那位胡将军。”因为石勒是羯族人，汉人把外族叫胡人，所以叫石勒是胡将军。后来张宾投靠了石勒，石勒自然十分高兴，什么事他都跟张宾商量。后来，他就让张宾总管朝政。

石勒在自己的地盘里建立了各种制度。因为他自己没有文化，所以对办学校挺热心，办了十几个小学不算，还办起了太学。有时候，他亲自到太学和小学里去考学生。考试的成绩有好有坏，石勒赏给的奖品也有多有少。他叫人把历来的法律搜集起来，挑了其中顶重要的那些条文，编在一块儿，叫《辛亥制度》，然后专门派人管理司法审判的事，按制度办理。石勒把过去传下来的九品官职修改了一下，让各地每年都向他推荐各式各样有才能的人，给他们官做。为了监督各地官府，他经常派人去巡视各地，他自个儿也去。

有一天黑夜，石勒穿着平常的衣服，想悄悄地出城，巡视兵营。他到了永昌门口，故意拿出金银丝绸给守门的卫兵，求人家把城门打开，放他出城。守卫永昌门的王假，没认出他来，不但不收，还说要把他抓起来。幸好石勒的卫士们从后面赶上来，才解了围。第二天一清早，石勒就下命令，说王假能公事公办，应该重用。王假升官做了都尉。

还有一回，石勒想起了老家的乡亲们，就派人把他们接到襄国，自己亲自陪大伙儿喝酒聊天儿。他挨着个儿跟邻居们见面，发现有个老街坊李阳没来，就问：“李阳怎么不来？”大伙儿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他……怕……”石勒一听就明白了，哈哈大笑着说：“怕什么！我跟他打过架，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我现在统治着天下，还能跟一个老百姓记仇吗？”他立刻派人去把李阳请了来，跟他一气儿喝了好几大碗酒。然后，他拉着李阳的胳膊说：“我当初挺怕你的老拳；你呐，也尝够了我的毒手，现在不要再提那个了！”他给了李阳一所好房子，还让他做了官。

石勒这么有肚量，别人当然也喜欢他。他还有一手挺厉害的绝招儿：杀了不少最有势力的大贵族，可又保护那些没什么势力的中、小贵族。这么着，不但羯人拥护他，汉人拥护他的也不少。到石勒当了皇帝以后，北方差不多都让他统一了。石勒出身贫苦，对农民也有些同情心。所以，他当政的一段时间，北方老百姓的日子比汉国的时候好过。整个社会安定，秩序也不错，这些连西晋、东晋也都比不上。

石勒手下有几个专门爱说好听话的人，这会儿找上门来对他说：“陛下，您的英明胜过高祖［刘邦］，您的才华胜过魏祖［曹操］，从打三皇到现在，简直没有人能跟您相比呀！”石勒眨巴眨巴眼睛，摇头说：“你们说得也太没影儿了。人哪儿能没有自知之明呐？我如果碰上汉高祖，甘心情愿做他的部下，也许比韩信、彭越他们强一点，如果碰上汉光武［刘秀］，我就要跟他在中原比试比试，争个高低，看看到底鹿死在谁手里［古人把政权比做鹿，乱世群雄逐鹿，谁得到鹿，就是说谁得到了政权］！大丈夫一生一世要磊磊落落的，就跟日头月亮的光辉那样；总不能象曹家、司马家那么着，尽欺负人家孤儿寡妇，从他们手里夺天下嘛！”大伙儿听了，都佩服极了，说：

“ 陛下说得太对了！ ”

就在这以后不久，公元 333 年，石勒得了重病。他把权力交给太子石弘，就咽了气了。这个奴隶出身，征战大半生的皇帝活了五十九岁。

桓温北伐

石弘比起他父亲来差得太多了。不到两年，他就被石勒的侄子石虎赶下了台。石虎自称赵王，把石勒的儿子全杀了。然后，他迁都到邺城，建了四十多处宫殿；这还不够，又派人到长安、洛阳这两个古都建造宫殿。这么东造西造的，动用了四十多万民■，在田里种地的就剩不了多少人了。没有人种地，就没有粮食吃，就要饿死人。经过几年，饿死的人就没法数了。好容易才安定了几年的北方又乱了起来。

石虎收养了一个汉人的孩子。这孩子长大了，给他生了一个孙子，叫石闵。石虎很喜欢这个孙子。后来，他叫石闵到军队里去当将军。石闵长得高大结实，又会用计谋，没多久名声就传开了。可是石闵跟石虎不是一个心眼儿。看着石虎对汉人说杀就杀，他心里很不舒服。他寻思自己本来是汉人，应该向着汉人。所以石虎死了不多日子，石闵就冷不丁地带兵攻入邺城，把赵王石鉴关起来，还下命令说：“凡是跟我同心的就留在城里，不同心的就走，随便到哪儿去，卫士不加阻拦。”这个命令一出来，那些羯人、匈奴人都挤着出了城，住在城外的汉人们纷纷地进了城。石闵下令把石虎的三十八个孙子一齐都杀了，把赵王石鉴也杀了，后赵就这么灭亡了。

石闵觉着这么杀胡人还不解气，干脆又下令说，汉人杀了胡人的，可以升官。石闵这么办可就太不对了。石虎的残暴，跟一般的胡人有什么关系呐？他不管这些，乱杀一气。结果每天就有好几万胡人被杀，一共杀了二十几万。连那些鼻子长得高一点儿，胡子多点儿的汉人，也让他们错认为是胡人，杀了不少。

接着，汉人的官员要石闵当皇帝。石闵说：“咱们都是晋朝人，现在晋朝在南方。咱们把皇帝迎回洛阳来，好不好？”有一个官员说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晋朝远在江南，又没有力量，怎么能来统治北方。您还是赶紧登基才对。”这个主意大伙儿也都赞成。石闵就答应了。他想起自己的父亲本来姓冉［rǎn］，就改回来，叫冉闵，建都在邺城，国名叫魏。历史上叫它冉魏。

冉闵派人到东晋去求援，说：“我已经把胡人杀了不少了，你们赶快派军队来吧，咱们共同收复中原。”谁知东晋朝廷说什么也不理他。那时候，只有征西大将军桓温还想着北伐这件事。

桓温正在荆州当刺史。他老早就想出师收复失地。公元347年，他灭了在蜀地的汉国［历史上叫成汉］，打到关中，结果因为粮草跟不上，只好又退回去。这一回，他听说北方又乱了，就把人马开到武昌，准备北伐。没想到这事给东普朝廷知道了，下命令让他停下来。/TITLE>

晋元帝早就死了。这时候当皇帝的是晋穆帝，还不满十岁。他母亲褚太后替他执政，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。褚太后怕桓温的势力太大了，将来对朝廷不利，就下了停止进军的命令。

东晋没派兵到北方来，冉魏一个小国孤零零的支持不住。没多久，它就让北方的燕国［在北京市西南］灭了。燕国是鲜卑人慕容部落建立的国家，历史上叫前燕。前燕本来是晋朝的属国。杀了冉闵，灭了冉魏，前燕也就不再当晋朝的属国了，还准备南下去进攻东晋。这一来，北方可就更乱了：匈奴人、鲜卑人、羯人、还有氐［dī］人、羌[qiāng]人——也就是“五胡”，加上汉人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相互拚杀，各有各的国家，战争没完没了。农民逃难还来不及，哪有工夫去种田呐？这么着，北方就慢慢地穷下来了。

东晋朝廷看到这个情形，才想起要出兵北伐。让谁挂帅呐？桓温的威望最高，自然是他统率军队，正式北伐。当时的北方，河南以东是前燕，河南以西是氐族人的国家叫前秦。公元 354 年，桓温带领着四万军队，水、陆两路并进，先去进攻前秦。一开始还真打了几个胜仗，很顺利地攻到了长安附近的霸上。

前秦的皇帝苻健决定死守长安。他叫士兵在城边挖了很深的壕沟，又修理了城墙。桓温觉着长安不好打，就想等等再说。要是本地的豪杰们出来帮忙，里应外合，那不就省事了吗？双方就这么相持了好长的时间。

这一天，真来了一个本地人，是个年轻小伙子。守营门的士兵看他穿着粗布衣裳，还补了好几块补丁，怎么也不让他进去。桓温听说了，心想找个老百姓聊聊，倒也不错，就接见了他。小伙子说：“我叫王猛，就是本地人。今儿个我来见将军，想听听您有什么打算。”桓温一听就不高兴：一个穷百姓，说话还这么不客气！他正寻思着，瞧见王猛掀开衣裳角儿，伸手摸了摸，摸出一个虱子来；用手一掐，“叭”！虱子给弄死了。桓温用手捂住嘴，强忍住笑，大模大样地说：“您要问这个吗？我奉了皇上的命令，到这儿来收复晋朝的江山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关中的豪杰都不出面来见我。”王猛站起来接着说：“将军这么老远地到了霸上，现在长安就在眼前，为什么不赶快攻城呐？大伙儿摸不透您的心思，怕您半途而废，就不敢来投奔。您想，如果有谁来了，以后您一走，秦国一定要来查办，他受得了吗？”王猛一面摸虱子，一面谈起天下形势，滔滔不绝，分析得头头是道。桓温听了暗暗吃惊，心想：看不出这脏小子，见识可不浅哪！他低头想了半天，才说：“真想不到您这么见多识广。南方就是缺您这样的人才呀！”他把王猛留下来做了参谋。可是攻城的事，他还拿不定主意。

这一下，苻健心里有了底。他派人出城把成熟的麦子抢收下来，运进城里。原来，晋军的粮草本来就少，也正在指望着这些麦子。没想到让秦军先抢了去，大伙儿打仗的心思都没有了。桓温这时候，一怕秦军冷不丁地出城反攻，二怕东晋朝廷有变故，就下了退兵的命令。这次北伐，弄了个雷声大雨点儿小，吹了。

桓温让王猛跟他一起回南方。王猛可不愿意去。他看出桓温他们北伐的决心不大，东晋朝廷没有什么作为，自己去了也发挥不出才能，就挺客气地拒绝了。

桓温回到南方不久，又建议朝廷派兵去收复洛阳，然后还都洛阳。他认为，洛阳是中原的中心，占住了洛阳，就能稳住中原的人心。桓温还自告奋勇地带兵再次北伐。这次也跟上回似的，一开始很顺利。占据洛阳的是一些流窜的小股军队，力量不大。桓温的人马一到，没费多大劲儿就攻进了洛阳。可是晋穆帝和东晋的大臣们在江南已经过惯了，嫌重建洛阳太费事，又怕北方不安全，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迁回洛阳。桓温在洛阳呆着，后面没有援军，也站不住脚。他叹着气说：“好好的江山，成了这么个样子，掌权的人就没有责任吗？”他只好又退兵回来。

北伐虽说没成功，桓温的势力可是越来越大了。东晋朝廷让他总管全国的军队，什么事都让他拿主意。最后，他的地位比各个诸侯王还高。朝廷内外，有不少的人都议论起来了，说桓温功劳这么大，地位这么高，再往后就该把皇帝的宝座给他坐了。桓温自个儿也这么想，借着北伐的这个机会壮大一下势力，将来把江山接过来，不是挺顺当吗？公元 369 年，他又率军北伐。

他多么盼望这次北伐能大大地打个胜仗啊！那么一来，皇帝就不敢不把皇位让给他了。

桓温带着五万多骑兵和步兵，往北去进攻前燕。前燕的军队开始没挡住他，一直向后退。没有多少日子，晋军离前燕的都城邺城就不远了。将士们这份高兴啊！有许多人主张趁热打铁，一家伙把邺城攻下来。桓温可没想这个。他想的是赶快回去当皇帝。如果攻打邺城，要费很多兵力，把握也不大。他一心想坐江山，可不愿意把自己的人马这点儿本钱全赔进去。这一来，他不去攻邺城了，只想再打几个小胜仗就赶紧回去。

前燕的将军慕容宙看出了桓温的心思，对部下说：“晋军不敢跟咱们打硬仗，光追小股儿的败兵。这好办！”他派了二百名骑兵去向晋军挑战。这些骑兵等晋军刚打过来，就一窝蜂似地往回跑，结果把晋军引到了包围圈里。埋伏好的燕军从四面八方冲过来，晋军吃了个大败仗，死伤了许多人。急得桓温马上下令退兵。回来的路上又被燕军迎头截住，不用说，又打败了。

桓温这个气呀，肚皮差点儿气破了。他本来想打个胜仗回去当皇帝，万没想到打了败仗，回去可怎么交待呐？果然，他回到南方以后，大臣们也不怎么议论让他当皇帝的事了。晋朝皇室更不提这件事。他感到自己的威望比以前低了，叫晋帝让位的事只好再等一等。末了儿，桓温不但没当成皇帝，反而连气带别扭，得了重病，很快就死了。东晋朝廷总算又凑凑合合地保存下来了。

咏絮之才

桓温死了以后，大臣谢安掌了大权。谢安本来是阳夏人［阳夏在河南省太康］，后来才到了南方。他从小就聪明，很讨人喜欢，连王导也当面夸过他。

那时候，东晋有许多“名门望族”，都是顶有势力、顶有钱的人家，又叫“士族”。士族的地位很特殊，可以世世代代做官，土地、奴仆什么的当然也少不了。象王导家和谢安家就都是士族。这些家里的人都是从小就读书，长大了当官，所以见识就多，交游也广。同时也有一些子弟一向享受惯了，除了吃喝玩乐以外，什么能耐也没有。谢安成年以后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他不想当官，跑到会稽［在浙江省绍兴市］去隐居起来。直到四十多岁，桓温请他出来的时候，他才到朝廷里当了司马。

谢安在会稽结识了王导的侄子王羲之［羲xī］。他们两个人挺能说到一块儿，经常相约去游山玩水，喝酒作诗。王羲之当过刺史，还当过将军。可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写字。

王羲之从小写字就入了迷。他没有事的时候，就一个人琢磨：这个字怎么搭架子，怎么能写出气派来；横儿怎么摆，竖儿怎么放。心里想着，手还不停地在衣服上划来划去。日子一长，连衣服也划破了。他每天用毛笔练字，写完了就到南口的小池子里去涮笔、洗砚台，结果据说把一池子水都变成了黑色的了。功到自然成，王羲之就这么着慢慢有了名气，成了有名的大书法家。

有一回，一个老太太在街上卖竹扇子。王羲之走过去，随手用笔在每把扇子上都写了五个字。老太太不认识字，还以为他把扇子弄脏了呐，就噘起嘴来说：“瞧你，划了这么多道儿，我还怎么卖呀！”王羲之笑了笑说：“您拿去卖吧，就说是王羲之写的，准保每把能卖一百钱。”老太太照他说的去卖，真地不大工夫就卖完了。

有个道士想请王羲之写字，可一直没有机会。他打听到王羲之喜欢鹅，就养了一群鹅，意思是想把王羲之引来。王羲之还真来了，看见他有这么多鹅，就要买。道士说：“这不难。只要您能给我写一卷经书，我把鹅全给了您。”王羲之满口答应，写好了经书，把鹅拿走了。后来，请王羲之写字、写经书的人越来越多。

谢安知道王羲之有这么大的名声，又是自己的好朋友，就把自己的侄女谢道韫［yùn］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。王凝之学他父亲，也会写一笔好字。可他别的本事不大。倒是谢道韫是个脑子挺灵的女子。

谢道韫小的时候，有一年冬天，谢安跟家里的晚辈们聊起写诗作文章的事。恰好外面下起了大雪。雪花让风一吹，满天乱飞，越来越大。小孩儿看了，高兴得又蹦又跳。谢安对孩子们说：“今年雪下得厚，明年就能丰收。常说的‘瑞雪兆丰年’就是这个意思。”他说着，就想让几个小孩儿作诗；又一寻思，他们的年龄太小了，哪儿会作诗呐？他就顺口说了一句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意思是说，白雪漫天地飞舞着，象什么呐？谢安的一个侄儿谢朗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意思是说：把白颜色的盐末儿从空中撒下来，可以勉强来相比吧？

谢安听了，笑了笑，摇摇头，可不说话。他想：盐末儿从空中撒下来，一直往地下落，“沙沙沙”的，一会儿就完了，哪儿象雪花飞舞呐？

忽然又有个小孩儿说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意思是说：不如比作柳絮乘风在空中飘扬起来。

谢安一听，对呀！春天里，柳絮纷纷扬扬，随着风上下飘舞，和雪花飞舞多么相象啊！这个比方，比那撒盐的比方，可真是强得多啦！说这一句的，正是他的小侄女谢道韫。谢安一下子高兴得什么似的，把这个小姑娘搂过来，夸她说得好，比方得恰当。这以后，谢道韫就跟着大人学作诗，后来真成了一个女诗人。大伙儿都称赞她有“咏絮之才”。

谢道韫不但会写诗，还很有口才，挺会说话。她嫁到王家以后，有一次，王凝之的弟弟王献之［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］ 跟一个客人辩论。王献之说了半天，都给客人驳倒了。他心里不服，可又说不出什么来。谢道韫在里屋听他们说得挺热闹，就把他们俩说的事全记住了。她听见王献之越说越没有词儿了，就着了急，赶紧让一个小丫头出来对王献之说，她可以替他跟客人辩论。

王献之很高兴，对客人说：“我说不过您。我的嫂子想跟您辩论一番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客人说：“那怕什么？就请她出来吧！”

古代的大家妇女，不能跟不相识的男子见面。所以谢道韫让丫头摆上一座青绫子做的屏风，她自己躲在屏风后头，就跟客人你一句、我一句地争论起来了。客人说了一条理由，她就驳一条；她说了一条理由，客人也驳一条。旁边的人都听得入了神了。末了儿，客人觉着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站起来直夸谢道韫的口才，王献之也挺佩服他这位嫂子。

其实，王献之跟他父亲王羲之一样出名。他曾经和两个哥哥一块儿去拜访谢安。两个哥哥没完没了地说了好多大俗话。王献之坐在一边只跟谢安客气了几句。他们走了以后，有人问谢安：“您看王家这哥儿几个怎么样？”谢安说：“那个小儿子不错。有本事的人往往不一定爱说话。我看他的话不多，又不俗气，恐怕有点儿能耐。”

有一天黑夜，王献之在书房里睡觉，忽然被一阵响声吵醒了。他睁开眼一瞧，原来是几个小偷儿摸进屋里，正在偷东西呐！王献之故意地打了一个哈欠，说：“小偷儿，那块青毡子是我们家的旧东西，没有什么用处，你们可以不要它。”小偷儿吓得一愣，连忙放下东西逃走了。

王献之从小就跟他父亲学写字，一写就是大半天。有一次，他正握笔写字，王羲之从他身后边猛地一下抽他手里的笔，可是他把笔握得紧紧的，一点儿也抽不动。王羲之又惊又喜地逢人就说：“这孩子往后准有出息！”果然，王献之以后也成了个有名的书法大家。后来大伙儿把他父子就叫“二王”。以后多少年，凡是练习书法的人没有不临摹“二王”的。

谢家和王家出了不少名人，声望也就更大了。所以桓温死了以后，晋孝武帝让谢安做了宰相。谢安比桓温办事稳当，又很会和人打交道。这么着，东晋朝廷就安定多了。过了些日子，谢安听说北方的前秦有意要攻打南方，就加紧准备起来。

草木皆兵

前秦的皇帝苻健有个侄子叫苻坚，年轻的时候就带兵打仗，一心要建立一番功业。他听说王猛［ 就是给桓温当过参谋的那个人］ 博学多才，就请人给他引见。王猛对他谈起了天下的形势，苻坚听了非常佩服。以后碰上有什么事，他都去向王猛请教。王猛不愿意跟桓温到南方去，他跟苻坚倒很合得来。他见苻坚虚心好学，又有胆识，就答应去帮助他。公元 357 年，苻坚接着他叔叔做了皇帝，他就让王猛当了宰相。

苻坚和王猛用心地提拔有才能的人，不许豪强随便欺负老百姓。他们注意兴修水利，办学校，发展生产。一转眼过了十几年，前秦就富裕起来了。王猛接着出兵攻打前燕，把前燕灭了。前秦的地盘扩大了一倍，成了北方最大的国家。又过了几年，王猛死了，苻坚继续灭了一些小国，把北方统一起来。苻坚看着自己的势力这么大，就动了统一天下的念头。

公元 382 年，苻坚召集文武大臣开会。他说：“ 咱们已经把四方差不多都平定了，现在只剩下东南方还有一个晋朝。为了这个，我每天吃不下饭去。我打算率兵去伐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 ”大臣朱彤说：“ 陛下顺应天命去平定天下，一定能马到成功！ ”苻坚听了，高兴地说：“ 这正是我一生的志向啊！ ”大臣权翼反对，说：“ 臣以为不能去打晋朝。现在的晋虽说比咱们弱，可是他们君臣上下的关系挺好。谢安这些人都挺有本事。咱们这么硬打过去，人家一定会合力抵抗，恐怕不能取胜。 ”苻坚听了，绷着脸不吭声。又有一个叫石越的大臣站出来说：“ 晋国有个长江天险挡着，咱们不容易打过去。陛下还是先养精蓄锐，等他们内部空虚了再去打，也不算晚。 ”

苻坚可不这么想。他很激动地站起来说：“ 我的军队比晋朝多得多。我的士兵们把马鞭子丢到长江里，就能把江水堵住，让长江断流。有这么多人，咱们凭什么怕长江天险呐？ ”谁知大臣们还是不同意，死气白赖地反对。苻坚可真发了火儿了，大声地说：“ 你们大家其说不一。算了，我自有我的主张。 ”他把大伙儿轰走了，只留下他弟弟苻融跟他商量。

苻坚对苻融说：“ 自古以来，办大事总要靠一两个人决策，现在就让你和我一块儿决定吧！ ”苻融说：“ 依我看，也是不能攻晋。一是时机不适宜；二是晋国还没有什么错处让咱们抓住；三是咱们的将士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打得精疲力尽了，谁也不愿意再打了。您还是先听听大伙儿的意见吧！ ”苻坚生气地喊起来：“ 没想到你也这么说，叫我依靠谁去？我有百万强兵，物资堆积如山，打一个弱小的晋朝，就有你说的那么多难处？我不信！我虽说不算英明，可也不是昏庸的君主，决不能再让晋朝留下去了！ ”

苻融哭着说：“ 就算我说得不对。您也该想想王宰相［王猛］的话吧？您不是常把他比做诸葛亮吗？他临死的时候，不是嘱咐过您，不要攻晋吗？ ”苻坚不爱听这个，使劲儿一甩袖子就进宫去了。

转过了年，苻坚不听大臣们的意见，下令出兵伐晋。他让苻融带着二十五万人为前锋，又派一支水军从蜀地沿江东下！他自己带着几十万步兵、骑兵为主力，洁洁荡荡地往南进发，真是够威风的。

消息传到东晋，很多人给吓傻了。拿东晋的这点儿人力物力去对付这么强大的敌手，不是太难了吗？可是谢安倒沉得住气。他先让淮河北边的老百姓赶快迁到淮河南边来，免得被秦军抓了壮丁，抢了粮食。接着，他派谢石为大都督，负责全线指挥；谢玄为前锋，带着八万人马到淮河去迎战。

一开始，秦军占了上风，很快渡过淮河，占了寿阳［在安徽省寿县］。寿阳在淝水[淮河的支流，在合肥附近]西岸，行融派兵驻在肥水东面的洛涧［也是淮河的支流］。谢石、谢玄他们到了洛涧东面二十多里的地方，探听到离秦军不远了，也都停了下来。

晋军刚要迎战，秦军派了一个使者来。谢石叫那个使者进来，一看就愣了！他认识这个使者就是晋朝原来的刺史朱序。朱序守襄阳［在湖北省，汉水中游］ 的时候，跟秦军打过仗，后来因为兵少没有援助，城被攻破了，他被俘，成了前秦的人。这会儿，谢石见朱序来了，觉得这倒是个机会，可以从朱序的嘴里打听打听秦军的虚实。

刚巧朱序也有这个心思。他悄悄地对谢石说：“我是奉了苻坚的命令，来劝你们投降的。可我是汉人，怎么能帮他的忙呐！老实说吧：秦军夸口有百万强兵，可大部分还在路上。如果以后到齐了，你们八万人很难挡得住。我看就趁他们现在人还不齐的时候先打过去，挫挫他的锐气。先锋要是吃了败仗，后面大军就乱了。”

谢石、谢玄完全同意朱序的说法。他们派大将刘牢之率领五千精兵，去袭击洛涧的敌军。刘牢之和他手下的将士，大部分是从北方逃来的农民子弟，早就想打回老家去了。这会儿接到命令，都欢蹦乱跳地赶紧集合好，乘着天黑，渡过洛涧，朝秦军的营房打过去。

秦军还在作梦呐！被晋军冷不丁地打进来，没法抵抗，死伤了一万多人。剩下的急忙往寿阳撤退。晋军一气儿追到淝水东岸，隔着河就瞧见寿阳城了。

苻坚听说前锋吃了败仗，吓了一大跳。他本来以为派朱序到晋军去劝降，谢石他们准得愿意。没想到朱序回来说，谢石不但不投降，还说非要打败秦军不可。苻坚听了就有点儿纳闷。这会儿人家真打了个胜仗，他更不敢大意了。苻坚赶到寿阳，和苻融一起登上城楼，朝淝水南岸的晋军望过去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普军布阵十分严整，井井有条，密密麻麻地连成一片。再住后看，有座八公山。山上长着很多树木花草，让风一吹，摇摇晃晃的。苻坚猛地一看，把这些草木都当成是晋军的将士了［古语叫“草木皆兵”］。他打了一个哆嗦，对苻融说：“哎呀！晋军的力量可真不小，谁说他们人少哇！”

隔了几天，晋军派了使者来，说：“你们从河边往后退一下，空出一块地方来，让我们渡过河去，然后咱们再决战！”秦军的将军们都不同意，对苻坚说：“咱们人多，他们人少，不如坚守阵地，让晋军打不过来，才最有把握取胜。”苻坚想了想说：“没关系。咱们稍微退一点儿，等他们渡河渡到半截儿，再一家伙冲过去，准能打胜。”大伙儿这才没有话说了。

苻坚想得倒不错。他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后退的命令一下，就乱了套了！秦军的士兵本来就很复杂，各有各的想法：有的是临时抓来的，根本不想打；汉人的士兵，更不愿意跟晋军打；鲜卑人的士兵，又不愿意替氐族人打。所以一接到命令，大伙儿也不知道为什么撤退，“呼啦”一下子，撒腿就往回跑。骑兵更快，争先恐后，快马加鞭，一溜烟地跑了。朱序趁这个机会，骑上马混在退兵里头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秦军败了！秦军败了！”士兵们一听，跑得更急了。简直跟大水决了口子似的。这千军万马放开了一跑，谁还挡得住呐？

正在渡河的晋军，看见秦军没命地逃跑，可来了劲儿了。他们急忙加快渡河，发起进攻。苻融想叫人马站住，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给逃兵撞倒

了。晋军从后面追上来，挥刀猛砍，苻融就死在了乱军当中。晋军乘胜猛追，秦军连头也不敢回。他们听见风“呼呼”地直刮，听见远处有几只鹤不住嘴地叫［古语叫“风声鹤唳”］，都以为是晋军已经追上了，就连喊带叫地跑起来。有的人又冷又饿，给大伙儿挤倒了，就再也没有爬起来。这么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大伙儿不敢停下来，晚上也不休息；实在困了，就在露天地里打个盹儿，又接着跑。末了儿，又冻死饿死了不少的人。

这一仗，晋军打胜了。消息传到了建康，谢安正跟客人下围棋。他看了战报，一甩手把它扔到床上，一点儿高兴的样儿也不露出来，又低下头去下棋。客人问：“前方的战事怎么样？”谢安不当回事儿似地说：“咱们的孩子［指晋军将士］把敌军打败了。”他表面上装得挺镇静，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了。下完棋，他回房要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。因为太高兴了，他走得很急，迈门坎儿的时候，连鞋底上的齿［晋人穿木板鞋，底上有齿］都碰断了。晋军打了胜仗，东晋政权保住了，谢安哪儿能不高兴呐？

秦军可是吃了大亏。苻坚在乱军中被人射中一箭，受了伤。退到洛阳以后，一查点军队，只剩下十几万人了，连跑的带死的，十成损失了七八成。苻坚难受地哭起来，说：“我现在还有什么脸面统治天下呀！”手下的将军一看苻坚倒了霉，都纷纷地离开了他，各自去创立自己的基业了。

法显西游

鲜卑族的慕容垂本来是苻坚的部将，这时候就找了个机会离开苻坚，回到河北、河南一带，把燕国恢复起来，历史上叫后燕。还有一支鲜卑的人马由慕容泓、慕容冲领着，在河南发展了势力以后，又来攻打长安。苻坚苦苦地打了好几个月，也没打败对手，最后把长安也丢了。慕容泓、慕容冲进了长安，赶走了苻坚，也建立一个燕国，历史上叫西燕。

苻坚带着满身箭伤，流着血，好容易逃出长安，没想到又碰上了羌族人姚苌［cháng］的军队。姚苌也是苻坚的部将，前些日子离开前秦，另外建立了一个秦国，历史上叫后秦。姚苌趁苻坚跟慕容冲打仗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，拚命地壮大自个儿的势力。这一回，真让他钻了个空子，把苻坚围住了。苻坚身边才十几个人，没法儿打。结果他被逮住了。姚苌逼他交出皇帝的玉玺，他怎么也不给，还催着姚苌把自个儿杀了。公元 385 年，苻坚被姚苌派人吊死，他只活了四十八岁。打这儿起，前秦更衰落了。到了公元 394 年，后秦灭了前秦。本来在苻坚统治着的这些年里，北方刚刚统一，而且比较安定。这一来又分裂开了，除了后秦、后燕以外，还有象南凉、北凉、后凉、西秦、南燕、北燕、夏这些小国。

后秦皇帝姚苌死了以后，他儿子姚兴即位，执了二十多年的政。姚兴下令让那些被迫当了奴婢的人，恢复成平民。他还办起了法律学校，让官吏们都学习法律，然后挑那些成绩好的回去，专门当法官。有时候，他还自己问案子。所以后秦一直没出乱子，慢慢地强盛起来。姚兴又动用兵马，灭了西秦、后凉这些小国。后秦就成了北方的强国。

姚兴信佛，对建寺院，学佛经这些事特别热心。长安的和尚，那时候就有五千多人，寺庙到处都见得着。信佛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有个姓龚的人家，夫妻俩都信佛。他们的小儿子才三岁，就被送去当了小和尚，取了个法名叫法显。法显长大以后，立志要当一辈子和尚，学习佛法。果然，他学了六十多年，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老和尚。可是他对佛经上的话，还是不全懂；向别人求教，别人也答不出来。因为当时有些经文还没传到中国来。有的虽然传来了，可只有梵文［印度古代文字，梵［fàn］本的，没翻译成汉文。法显为这事挺费心思。

他对同伴慧景说起了这件事。慧景说：“咱们怎么不能到天竺［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］去一趟呐，那么着，既能读到真经，又能瞻仰圣地，有多好哇！”法显高兴地说：“我早就有这个心思，咱俩就一块儿走吧！我的梵文底子薄，到了天竺，我可以把梵文学好。学好梵文，就能照直读原文，改正旧经文里翻译错了的地方了。”

法显他们要到天竺的事一传开，有人就找到法显，对他说：“到天竺去多不容易呀！有大山，有沙漠，一路荒无人烟，可危险啦！您都六十五岁了，可别去冒这个险。”法显说：“我的年纪是大了。可是能在死以前看看圣地，是我最大的心愿，路再难走我也不怕。”

这么着，在公元 399 年，法显、慧景和另外三个和尚从长安出发往西走了。他们随身带着饭钵子［和尚吃饭的用具，钵 bō ，走到哪儿饿了，就跟当地老百姓要点儿饭吃。和尚不吃荤光吃素的，所以只要有点儿白饭吃，就足够了。

他们经过甘肃，又碰见了五个和尚，也愿意去天竺。十个人搭伴儿到了

敦煌［在甘肃省西部］。敦煌当时是东西交通的要道，从这儿再往西就越来越难走了。法显他们有时候三五个，有时候两三个，有时候走散了，就自个儿孤零零的往前走，到了新疆南边的塔里木盆地，天气又旱又热，连个鸟哇、兽哇什么的都看不见，常常几百里地都找不到水。法显用皮袋子装的水，只能稍稍地润润嗓子，不敢大口地喝。走到西面的葱岭，天上一会儿雨，一会儿雪，一会儿又刮起大风，飞砂走石，真够危险的。碰上高山，他们沿着山路往上爬，山路又陡又窄，从上往下一看，嗬！腿都发颤了！可是法显一心一意地要到天竺去，也就豁出去了，真地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。两年以后，他们终于到了天竺。

法显访问了天竺的寺庙，结交了许多朋友，还认真地学了梵文，抄写了经卷。他又到了释迦牟尼住过的佛殿，瞻仰了这个圣地。对一个和尚来说，能看到这些，心里有多激动就别提了。当地的和尚，也从来没见过汉人，挺稀罕；又听说他们走了那么长时间，那么难走的路才到的，更觉着惊奇，都很热情地招待起来。后来，法显又沿着恒河南下，渡海到了狮子国［现在的斯里兰卡］。

一转眼过了十二年，法显都七十七岁了。同来的和尚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就打算留在天竺国不走了。法显呐？心里很犹豫。有一天，他在佛像前看见一把白绢做的扇子，不知是谁拿来供佛的。法显拿起来仔细一瞧，眼泪忍不住“唰唰”地流了出来。原来这白绢扇是中国造的。他在那么远的外国看到自己国家的东西，真是高兴极了，心想：“我虽然这么老了，可是还得要回去，要把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带回去！”他就决定回国。

回国是一定要回，可怎么走呐？还走来的时候那条道儿，真是够法显受的。刚巧，有人告诉他，不一定走原路，可以坐阿拉伯开过来的船，到中国南方的广州。到了广州，再回长安就容易了。

法显别提多高兴了。过了些日子，他真地坐上阿拉伯的船离开了狮子国。那时候航海还没用指南针，船在大海里走，辨别方向白天靠太阳，晚上靠星星。船走了没有几天，忽然碰上了大风，浪头一个接一个。他坐的船飘飘摇摇地随风到了一个小岛上。因为船给风浪打坏了，大伙儿只好上岸修船。修好了船，他们又继续走。走了九十多天，才远远地看见陆地，上岸一打听，知道这地方叫耶婆堤［现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］，离中国还早着呐！法显实在受不了这份儿折腾，只好离船上岸，在耶婆堤住下来休息休息。

真凑巧！耶婆堤也时常有到中国的海船。法显呆了五个多月，又坐上船回国了。这回的船很大，还带了够五十天吃的粮食。可是没想到走到半截又碰上了大风，船给吹得乱转，也不知到了哪儿。风停了，船才往北走，可是早过了五十天了，粮食、淡水快用完了。大伙儿只好尽量节省，每天少吃点儿，这么又过了二十多天。

有一天，船正走着，忽然有人喊起来，说是看见陆地了！是广州吗？有人说不象。不管是哪儿，先上岸再说。他们赶紧把船开到岸边，上了岸才知道，已经过了广州好几千里了，所到的地方是青州地界的崂山［在山东省青岛市东］。法显松了一口气。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了。

这时候，青州正是东晋管理的地界。七十九岁的法显决定不回长安，而是到了建康。东晋的佛教跟后秦一样，也很兴盛。法显把带回来的梵文佛经，翻译成汉文；还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，取名叫《佛国记》。

穷汉称帝

法显离开长安的那一年［公元 399 年］，东晋出了一件大事。朝廷在各地征兵，遭到反抗。有一个“五斗米道”［一种宗教］的首领叫孙恩，率领一百多人起义，进攻会稽。江浙一带群众纷纷起来响应，没几天工夫，就有了几十万人。

东晋朝廷派刘牢之、谢琰率军去镇压起义军。一开始，起义军占了上风，把谢琰都杀了。倒是刘牢之手下有个军官叫刘裕的，挺会打仗。靠着他，朝廷到了儿把孙恩打败了。刘裕立了大功，兵力也越来越大，他做了将军。

这时候，桓温的儿子桓玄占据着长江中游的地盘，势力也不小。他看见东晋朝廷腐败不堪，就趁着朝廷的军队和孙恩打仗的机会，带兵杀进建康，把晋安帝废了，自称起皇帝来。这回，又是刘裕联合了各地的军队，回过头来进攻桓玄。结果，他又打了胜仗，赶跑了桓玄，让晋安帝恢复了皇位。这一来，当兵出身的刘裕成了东晋的大功臣，谁见着他都要尊敬点儿，连皇帝也要靠他保驾了。

刘裕小名叫寄奴。他小的时候，家里很穷。种田、打鱼、砍柴、卖鞋，什么他都干过。他喜欢赌博，有一回赌输了，因为没有钱还，让人家绑在柱子上，硬逼着还赌债。谁想得到呐？这么个穷百姓长大了以后，几年工夫，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。

刘裕的这么些经历，让他多少知道了一点儿当老百姓的苦处。这会儿掌了东晋的大权，他就有意选用了一些平民出身的人［也叫庶族］到朝廷来做官。这些人不象士族出身的那样世世代代地靠着祖宗的权势当官。他们办起事来都很努力。这一来，朝廷里的风气好了一些，大伙儿都挺高兴。

公元 409 年，南燕［在山东、河南一带］的军队进攻东晋。刘裕带兵打败了燕军，还一直攻到南燕的国都。南燕皇帝慕容超被他杀了，国也给灭了。东晋就这么扩大到了山东一带。所以法显和尚回到山东的时候，他正好是到了东晋。

又过了几年，刘裕听说后秦的皇帝姚兴死了，儿子姚泓年纪还小，国里闹起了内乱，就打算北伐，去攻打后秦。公元 416 年，他派大将王镇恶、沈田子几个人，分成五路人马，沿着淮河往西进兵。王镇恶这一路挺顺利地攻下了洛阳，又打到了潼关。可是因为后面的粮草接挤不上，他们只好停下来。

刘裕派人从黄河往上游送粮草。因为是逆水而上，很难走。船走得不快，只好派人在南岸上拉纤。晋军的士兵拉着纤，挺费劲地往前走，不料北岸那边还有人盯着他们呐！原来曾经帮过刘琨的代王猗卢的后代拓拔珪在公元 386 年建立了魏国，历史上叫北魏。北魏定都在平城［在山西省大同市］，慢慢发展起来，已经成了北方的大国了。这会儿，魏军在黄河北岸发现了南岸的晋军，就想趁火打劫。遇上有的粮船被风吹跑了，他们就出来把粮食抢走，还杀了不少晋军士兵。晋军一看，这粮还怎么运呐！他们就渡过河去，先把魏军赶得远远的，再回来运粮。这么来来去去，把时间都耽误了。

王镇恶的人马在潼关等着粮草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实在等不及了，只好向老百姓借粮食吃。幸好当地的百姓大部分是汉人，肯借给他们，这才凑合着过了些日子。

王镇恶这一路停在半道上，沈田子那一路倒挺顺当。他们绕道南阳，打到了长安的东南面。后秦皇帝姚泓亲自率领几万士兵出城迎战，晋军才一千

来人，都被后秦的军队围起来了。沈田子对将士们说：“咱们冒这么大的险，好容易才到了长安，不就是为了今天打这一仗吗？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！”将士们齐声说：“对呀！”就猛冲过去，一下子把秦军冲散了。晋军以少胜多，很快地冲到了长安城下。

这时候，王镇恶一路兵马得到了后方的供给，也坐船从渭水到了长安附近的渭桥。王镇恶先让将士们足足地饱吃一顿，然后上岸；又下令把船放开。船顺着水流，一只挨着一只都漂走了。大伙儿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都看着王镇恶发愣：因为船里还有粮食和衣裳呐！王镇恶等船都没有影儿了，才说：“弟兄们，咱们从江南到了长安，离家千万里。现在回去的船没有了，衣服、粮食也都没有了。要是打了败仗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不用说，活是活不成了，而且连尸首也运不回去。要是打胜了，就可以立功受赏。你们看该怎么办？”将士们这才明白王镇恶把船放走的用意，都高声说：“没说的！跟着将军杀敌立功啊！”

王镇恶带着将士，朝渭桥冲过去。他自个儿跑在最前头。这一招儿真厉害，没一会儿工夫，把守卫渭桥的秦军打跑了。姚泓听到了消息，带人来救援，正好跟往回跑的败军撞上，双方你推我，我拥你，结果自个儿跟自个儿打开了。姚泓没办法，一个人跑回长安。晋军早就追了过来，没费劲儿就攻下了长安北门。姚泓到了儿没逃出去，投降了晋军。后秦就这么灭亡了。

东晋自打建立以来一百多年了，派兵北伐不少次，数这次战果最大。这年九月里，刘裕亲自到了长安，慰劳将士，论功行赏。回建康的时候，他留下自己的儿子刘义真和王镇恶、沈田子一起守长安。没想到，王镇恶和沈田子打仗虽很勇猛，可谁都瞧不起谁，闹起了内讧。末了儿王镇恶让沈田子杀了，晋军的力量很快就削弱了。这时候，夏国［在陕西北部、内蒙古一带］趁机打了过来，攻占了长安。晋军只好退到了潼关以东。

东晋的这次北伐，长安虽说又丢了，可到底还是收复了潼关以东的地盘。这份功劳，朝廷都把它算在刘裕的头上，封刘裕做了宋王。那些文官武将又都议论纷纷起来，说宋王这么有本事，司马家的皇帝又那么没能耐，还不如换了皇位呐！刘裕听了这话，打心眼儿里满意。公元 420 年，他决定当皇帝，就让晋恭帝退位，自己登了基。他的国家叫“宋”，他就是宋武帝。东晋一共一百〇四年，到这儿就完了。

宋朝建立以后不久，北魏的太武帝把北方的几个小国灭了，在公元 439 年统一了北方。北方打西晋末年的汉国开始，先先后后有几个民族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好些个国家，历史上叫“十六国”［实际上不只十六国］。这会儿北方十六国分裂的局面结束了，成了一个统一的北魏，南方是宋。虽然以后不断地变更朝代，南北对立可一直保持了一百多年。历史上把这段时期就叫“南北朝”。

索酒攻城

宋武帝搜罗了不少人才，连有名的文学家陶渊明也让他请出来做了官。可是宋武帝当皇帝不到两年，就得病死了。他的儿子即位，是宋文帝。北魏太武帝趁着南方有丧事，发兵来攻打，把洛阳和淮河以北的地方占了。宋文帝刚刚即位，没有什么办法。两国就这么结下了仇。

宋文帝忍住这口气，先用心思整顿国内，注意发展生产，发扬文化。一晃过了二十多年，宋朝的政局安定了，生产也发展了，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了。宋文帝这才打算去攻打北魏，好收复失地，报上一回的仇。公元 449 年，宋文帝跟大臣们提出北伐的打算，大臣们都挺赞成。彭城太守王玄谟还一边点头一边直说：“陛下想得太好了。现在天下太平，谁不想恢复汉家的江山呐？咱们大军一过去，没说的，准把魏国灭了！”宋文帝听得舒服极了，说：“听王玄谟这么一说，我真觉着咱们就要在狼居胥［地名］庆功了！”原来汉武帝的时候，霍去病打败了匈奴，在匈奴北境的狼居胥筑土祭天，庆祝胜利，后人就把这件事叫封狼居胥。宋文帝说起这件事，一来是夸奖王玄谟会说话，二来也是恨不能一下子把北魏灭了才好。他马上下令，准备北伐。

没想到他还没发兵，北魏倒先打过来了。北魏在太武帝的时候也很强盛，总想南下灭了宋朝，统一天下。两边的决心都这么大，这个仗就难打了。

公元 450 年，北魏太武帝率领十万人马攻打悬瓠［在河南省上蔡县东］。宋军坚守苦战，硬没给魏军占便宜。魏军死伤了不少人，只好退兵。宋文帝赶紧调兵遣将跟着开始北伐。他想起王玄谟对这事最热心，就让他率领主力军。宋军分成好几路，从旱路上、水路上一齐往北打过去。魏太武帝听说了，正合心意，就亲自率领一百万军队，离开平城，渡过黄河，迎战宋军。

刚一交手，谁都没占上风。会说大话的王玄谟打仗可不怎么样。他带着宋军主力去攻打滑台［在河南省滑县东］，吃了个大败仗。魏军攻打彭城，也没成功。魏太武帝干脆绕过彭城，往南进兵。这一来，宋军到底吃了人少的亏，让魏军一直打到了盱眙［xūyí，在江苏省］。

盱眙虽然是个小城，太守沈璞倒挺有远见。他刚到任，就下令加紧修筑城墙，加深壕沟，还存起了好些粮食、武器。有人劝他说：“现在咱们大军都打到魏国的地界去了，魏军打不过来，您还忙着守城干什么？再说盱眙又是个小城，守住守不住关系不大，何必费那么大劲儿？”沈璞不同意这么说，他说：“盱眙是小城，不错。可是它位置挺重要，说不定以后要有用处。咱们还是要做好准备。”沈璞果然说对了，魏军真地打了过来。附近的一些城镇守将，差不多都扔下城池逃跑了。那些当初劝沈璞别费劲儿的人又说了：“快走吧！别的城比盱眙大得多，守将还跑了呐，您也赶紧回建康吧！”沈璞说：“如果敌人因为盱眙是小城，不来攻打，咱们还跑什么呐？如果他们以为小城好打，真要来攻城，那也正是咱们报效国家的机会。”他不听那些人的劝告，继续加紧守城。

过了几天，宋军大将臧质带兵从前方败退回来，到了盱眙。臧质本来有一万多人马，眼下只剩了七百多人。沈璞毫不犹豫地让臧质进了城。臧质一见城里有那么多的粮食，城墙又修得那么坚固，很高兴，就表示要跟沈璞一块儿守城。沈璞也愿意。

魏军一阵风似地打过来。魏太武帝听说盱眙有粮食，派了几千人来攻打盱眙，他自己率兵继续往南攻，一气儿打到了长江北岸，隔着大江，都看见

建康城了。

宋朝这时候紧张极了：宋文帝下令沿江戒严，日夜巡逻；又让每家的男子都出来服役，准备决战。魏太武帝倒不想马上过江：宋军防守得那么严密是一；魏军都不习惯水战是二；更让他不放心的是盱眙的粮食还没到手。他寻思着这么硬打，准得吃亏，就退兵回到了盱眙。

到了盱眙，魏太武帝才知道，先前留下的几千人攻城攻了好几次，都没攻进去。他仔细查看了盱眙的地形，心里很得意。这么个小城，还能挡得住几十万魏军吗？先给它个下马威，让城里的人见识见识。他派人给臧质带了封信，让他赶紧送出上等好酒来慰劳魏军将士，不然就不客气了。臧质看完了信，冷笑了几声，对部下说：“给了他酒，他还要粮；给了他粮，他还要人。他呀，没个心满意足的时候。”他想了想，派人用一个小瓶子，装了一瓶尿，封起来，去送给魏太武帝。

魏太武帝把鼻子都气歪了，下令马上攻城。他让士兵们连夜在城北筑起一条围墙，足有七里多长；还从各处搬土搬石头，打算把壕沟填平。这还不算，他干脆断了城里的水路。这么办了以后，他又写信给臧质说：“我决定攻城了。你不投降，你就杀我的士兵吧！反正他们都不是我们鲜卑人，而是丁零人、匈奴人、氐人，还有羌人。你杀了丁零人，我的常山一带作乱的就少了；你杀了匈奴人，我的并州一带作乱的就少了；你杀了氐人、羌人，我的关中一带作乱的就少了。一句话，不管你杀了哪些人，对我都有好处。”

臧质马上回信说：“你的坏心眼儿我早看透了。你自己来送死，还想活着回去吗？这回决战，你要是让乱兵杀了，算你万幸。不然，你就被我逮住，我让你坐着毛驴到建康去。说到我自己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万一败在你手里，死了也值得。你安心地攻城吧，有胆量就别走！”他又写了一封长信，让人散发给魏军将士。信里把魏太武帝要借刀杀人的话都说了，还说：“你们本来是各族的老百姓，干么替他卖命？干么不想想怎么转祸为福呐？谁要是杀了这狒狸［魏太武帝的别名］我就给谁封侯，再赏给一万匹布，一万匹绢。”

魏太武帝看了信，火冒三丈。他叫人做了一架铁床，上面放上一把铁犁，当着将士们的面气恨恨地说：“等我抓住了臧质，非叫他坐在铁犁上不可！”接着，他下令攻城。

魏军先是用钩车［攻城的兵器］钩住城墙口，然后往上爬。宋军从城上又射箭，又扔大石头。结果，魏军败了下去，可是钩车还留在城墙上。宋军就用粗绳子把钩车拴住。到了晚上，士兵们坐在木桶里，从城上吊下去，把钩车运进城里去了。

第二天，魏军又运来冲车。冲车猛地往城墙上一撞，地皮都发颤了，可城墙倒没什么事儿。每撞一次，顶多撞下几升那么多的碎土。这可真多亏了沈璞。他修城墙修得多坚固哇！

魏太武帝真不顾将士们的死活，下命令叫士兵脱下衣服，光着脊梁往上爬，滚下来的，叫他再爬。谁不爬，马上就地杀了。城上的箭和石头一下来，士兵们怎么受得了呐？就这么着，魏兵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据说尸首堆得跟城墙一样高，真是太惨了！连魏太武帝看着都伤了心。他掰着手指头那么一算，已经过了三十多天了，城墙连一条缝儿也没打开。

不凑巧，军营里又传染开了疾病。才几天工夫，就死了不少的人。魏太武帝长叹了一口气，只好认输，下令把钩车、冲车什么的一把火烧了，然后带兵往北撤退。城里的宋军见魏军退了，就想出城追击。沈璞拦住他们说：

“咱们兵将不多，能守住城就不容易了。万万不可出城追人家。”大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盱眙这一仗，宋军总算是打胜了。可是宋朝的损失够大的：房子给烧了，耕田也荒废了，老百姓被杀、被虏的，不知有多少。好容易强盛起来的宋朝，这回又削弱下去了。

北魏也差不多。魏太武帝的兵将死伤了一半还多，再没有力量打仗了。他为人又很残暴，动不动就要杀人，闹得国里很多人都不满意。有两个大臣修史书的事就很出名。

修史直言

北魏的大臣崔浩虽说是个汉人，可是他挺受朝廷的重用。崖浩又是北方士族的头儿，所以总想着怎么壮大士族地主的势力，喜欢重用士族出身的人。这一来，他跟鲜卑的贵族就有了矛盾了。

那时候，北魏建国好多年了，还没有一部历史书。魏太武帝就找了一些文人编写魏国的历史，无非是想给他的祖宗歌功颂德。他叫崔浩主持编这部书。崔浩想的跟魏太武帝可不一样。他主张历史书要真实可靠，不论是谁，办了好事要写，办了坏事也照实地写进去。经过几年的工夫，他们写成了《魏书》一共三十卷［不是现在二十四史的《魏书》］。崔浩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觉得很满意。他和参加编写的几个人一商量，觉得应该把它拿出去给大伙儿看看，就请了石匠来，把《魏书》原原本本地刻在石碑上。刻好了，他们又叫人把石碑放在大路旁边。这一来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到了。

万没想到这回闯了个大祸。鲜卑人的贵族、王公们看见书里把他们的祖上办的那些坏事、丑事都写进去了，气得发了疯，一个接一个地到太武帝那儿去告伏，请求办崔浩的死罪。太武帝细一打听，真是这么回事，也气得七窍生烟，下令把石碑毁了，把崔浩几个人逮起来，严加审问。

太子拓拔晃听了这事，吓了一大跳。他不为别的，就是替高允担心。高允是太子的老师，教他念过书，也是和崔浩一起编史书的人。他要是让这件事牵连进去，准活不了。太子想救高允，就赶紧派人把高允叫来，对他说：“皇上正为崔浩写史书的事生气呐！我怕你也给办了罪，所以叫你来。你今儿个就住在我这儿好了，没有人敢上我这儿来抓人。明天，我亲自带你去见父皇。父皇问你什么，你按我说的回答，就能保住性命了。”

第二天，太子带高允去朝见太武帝。他先进去对太武帝说：“高允这个人办事从来胆子小，不敢乱来。他的地位又低，不能跟崔浩相比。虽说他参加了编史，可实际上没写多少。您就饶了他吧！”太武帝让人把高允叫进来，问他：“史书都是崔浩写的吗？”太子一听，马上对高允一努嘴，又点点头。不料高允老老实实地说：“书里的《先帝记》和《今记》都是我和崔浩一块儿写的。不过他别的事情多，只是最后才总地看看改改罢了，所以我比崔浩写得多。”太武帝瞪起眼睛来对太子说：“听见了吗？他自己都承认比崔浩写得多了，罪比崔浩还大。我怎么能饶他！”太子吓得打着哆嗦说：“父皇这么威严，高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，所以吓得他连话也说不准了。我刚才还问过他，他就说都是崔浩写的。”太武帝转过脸又问高允：“太子说得对吗？”高允大声说：“臣下不敢说假活。太子因为臣教过他念书，想救臣不死，才这么说。其实他刚才并没问过臣。”

太子听了连连跺脚，急得要死，也气得要死。太武帝倒愣了：怎么这个人自个儿给自个儿身上加罪呐？真够怪的。他对太子说：“这个人真耿直啊！他到死也不改口。一般人做不到的事，他就能做到，很难得。这么着，我就饶了他。不过，把崔浩他们定罪处死的那件诏书，可得要让他来写才行！”

高允回去以后，怎么他也不写这件诏书。太武帝催了一次又一次，逼得高允急了，他对派来的人说：“请让我再见皇上一面，然后再写。”太武帝答应了，高允就进了宫。

高允对太武帝说：“崔浩有没有别的罪，我不知道。单就编史书这一条，我认为够不上判死罪。”太武帝这回可真快把肺气炸了，二话没说，就叫武

士们把高允绑起来。幸亏太子在旁边好说歹说，央告了半天，太武帝才消了气，把高允又放了，还说：“要不是这个人，我非杀他几千人不可！”就这么着，他还是下令把崔浩的全家连同几家亲戚的全家灭了门。对其他的人，他还算是宽大，只杀了本人，没给灭门。

太子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把高允带到自己的住处，责备说：“你这个人太笨了！我让你按我说的回答，你偏不！偏要去找死，惹得父皇生气，真让我害怕呀！”高允郑重地说：“历代的史书，都要把帝王的言行一五一十地记下来，好给子孙后代留个借鉴，让后代帝王做事小心点儿，免得让他以后的人批评。所以要写就得实实在在地写，不能有半点儿隐瞒。这些都是当史官的责任。崔浩的史书，虽说有的地方说得有点儿过火，可总的说，写得没有错儿！我和他们一起修史，要死就该同死。您把我这么救下来，本来不是我的心愿呐！”太子听了很感动，也没再说什么。打这儿以后，高允的不说假话，就出了名了。

公元 452 年，北魏太武帝死了。他的孙子拓拔浚即位，是魏文成帝。文成帝很尊重高允。高允也不客气，碰上什么看着不对的事，就直截了当地批评文成帝。文成帝总是挺客气地一直听他说完，有的时候，还索性把高允留在宫里，单独和他说话，一说就是一整天。有一回，文成帝对大臣们说：“高允这样的人才算是忠臣。我有了错儿，他就当面直说；有的话，让我听了受不了，他也不回避。可是你们有些人在我左右这么些年，没说过一句直话，只想讨我的喜欢，以后好升官。跟人家高允比比，你们就不脸红吗？”司徒陆丽说：“陛下这么敬重高允，可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形。他当了这么多年官，家里人连一件绸子衣服都没有。一家大小都穿的是布衣服，日子挺不好过。”文成帝惊奇地说：“真的吗？你们怎么不早说。我要亲自去看看。”说完，他就起身到了高允家里。

原来高允真地只住着几间草房。被子都是麻布做的。家里人穿的是旧丝绵袍子［那时候，到了冬天，老百姓就用麻布裹上稻草过冬，做官的穿的是丝绵袍］，厨房里只有一点儿盐和菜。文成帝看了里屋又看外屋，末了儿叹着气说：“古人说清贫、清贫，还没见过高允这么清贫的。”高允活到了九十八岁，在北魏五个皇帝手下做官，一直挺受重用。那时候老百姓生活很苦，而地主、贵族都挺富裕。高允当了这么多年的官，能一直说直话，过日子又这么不讲究，也就很不容易了。

云岗石窟

文成帝除了脾气比太武帝好以外，还有跟太武帝不一样的地方。他信佛敬佛，不象太武帝那么反对佛教。

太武帝那时候，佛教本来很流行。另外也有些人不信佛教，而是信道教。道教是咱们中国在东汉末期形成的一种宗教。魏太武帝信道教不信佛教。有一年他带兵打仗到了长安，路过一个佛寺，进去看了看，发觉寺里的和尚私藏武器，还造了大批的酒，又诱骗妇女，禁不住勃然大怒。他硬叫那些和尚、尼姑还俗，说以后再有敬佛或者塑造佛像的，就要满门抄斩。

禁佛禁得这么严厉，可还是有不少人在暗地里拜佛念经。太武帝的孙子文成帝就是一个诚心信佛的人。他刚即位，就下令恢复佛教，重新修建佛寺，塑造佛像，让已经还俗的和尚、尼姑重新出家，他还亲自给愿意出家的人剃头发。这么着，北魏的佛教又兴盛起来了。

有一天，文成帝带着卫兵骑着马出外巡查。走着走着，迎面过来一个和尚。这个和尚低着头，一边走，嘴里还默默念着佛经，没小心跟皇帝走了个碰头。文成帝的马一下子叼住了和尚的衣服。这可不得了啦！卫士们马上围上来，把那和尚抓住，说他胆敢碰撞皇上，要办他惊驾的罪。文成帝摇摇手说：“你们别瞎说，我的马认识善人。他是佛门子弟，这么诚心诚意地念诵经文，一定是个善人呐，不要处罚他了。”他就把和尚带回宫里。

这个和尚叫昙曜［tán-yào］，是个老和尚。前些年太武帝禁佛的时候，他还秘密地把袈裟、经书什么的藏起来。文成帝问了问昙曜的身世，打心眼儿里喜欢他，一口一个“师父”地叫起来，还说要跟他学习佛经。打这儿以后，昙曜就常被请到宫里，和文成帝谈论佛法。

有一回，昙曜对文成帝说：“信佛就要真心实意的。造佛寺、建佛塔、刻佛像、印佛经这些事应该多办才对。”文成帝让他说得详细点儿，昙曜又说：“就说佛像吧，一两丈高的常见。前几年，您用金子做的佛祖［指释迦牟尼］的像，每个不就有一丈六尺高吗？可是我在凉州［在甘肃省西部］的个敦煌石窟那儿，看见壁画上的佛像，每个就有好几丈高呐！”

文成帝听着挺稀罕。他知道西边有个敦煌石窟，可就是没亲眼见过。这会儿听昙曜提起了，他就急着催昙曜说给他听。昙曜眉飞色舞地一个劲儿说起来。

原来，敦煌周围的地界儿都是沙漠。九十多年以前，凉州还是让前秦管着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一个叫乐尊的和尚，从打敦煌的三危山下路过，远远地看见有一块地方，不但有泉水，还长了不少树。沙漠里头，能有这么一处有水有树的地方，谁看了不高兴呐？可是乐尊看看天快黑了，就急匆匆地往前赶路。正走着，他忽然看见三危山上有一片金光，把眼睛都照花了。乐尊又惊又喜，认为这一定是佛在山上显圣［三危山的岩石是暗红色，又含有矿物，让太阳光一照，能反射出金光。当时的人不了解，加上和尚信佛的心理作用，就以为是佛光］，就赶紧跪下来，“阿弥陀佛”，就不住嘴地念叨起来了。他到了敦煌以后，立刻招募了一些石匠、画匠，到了三危山。他们把三危山的山壁凿成许多石窟，又在里面塑上佛像、画上壁画什么的，还把它取名叫“莫高窟”。打这儿以后，不断地有佛教徒布施［佛语，捐献的意思］来大批钱，又接着凿了许多石窟，画了许多壁画。慢慢地，敦煌的名声就传开了。

文成帝听昙曜讲得这么有意思，羡慕极了。他觉着人家一个和尚还能办这么件大事，我当皇帝的怎么不能呐？他问昙曜：“ 您看平城这块地方也能凿石窟吗？ ”昙曜站起来高兴地说：“ 如果陛下发这个心愿，还怕找不着地方吗？我看您应该赶紧办这件事。 ”文成帝点头答应了。昙曜又说：“ 要是您愿意的话，就请您派我去找块好地界儿吧！ ”文成帝也答应了。

过了几天，昙曜来求见文成帝，笑眯眯地说：“ 平城西北三里有座武周山。那儿的岩石很硬，我看比三危山的石头还好。我四处查看了一番，觉得北面的叫云岗的那一片崖壁开凿石窟最合适。我想这么办，咱们不必象莫高窟那么画壁画，干脆把石壁顺手雕成佛像，一定比壁画更有气派！ ”文成帝一拍大腿，乐着说：“ 好，太好了，就这么办！ ”

昙曜马上招募了许多石匠，到了云岗。他们搭起了老高老高的脚手架子；架子上再放上长梯子。石匠们就爬到梯子上去干活。有时候梯子够不着，还得从崖顶上用绳子把石匠吊下来，悬在半空中，蹬着崖壁干活。石匠用铁钎打眼儿，可是石头太硬，没打几下，铁钎就磨秃了，就再换一根。大伙儿这么一天挨一天地凿哇，打呀的，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天，总算凿了五个石窟。他们又接着雕刻佛像。每个窟里都有一个大石佛，最高的有七丈多高［当时的尺寸比现在短，七丈相当于 41.25 市尺］。有的佛像光手指头就有三尺长。人站在石佛前头，还没有石佛的脚面高。这么大的工程，耗费了多少人力、财力，就别提了。

雕刻好了的佛像，差不多都是厚嘴唇，高鼻子。耳朵长得都挨上了肩膀。从远处望上去，真是够神气的。仔细一琢磨，这些石佛的相貌跟佛经里的天竺人不一样，跟汉人也不一样，倒都有点儿象鲜卑人。有几个石佛刻得简直跟北魏几个皇帝差不多。所以文成帝到石窟看了石佛，喜欢得合不上嘴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 真好，真好！ ”

从此以后，云岗这块地方成了石佛的天下。不断地有人在这儿凿石窟，刻石佛。有的还造了楼台。石佛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连洞壁的犄角旮旯（gālá）也都刻上了。有人算了算，大大小小的石佛，加起来总共有五万多个。石窟周围还有楼阁宝塔，花草树木。这么一来，北魏的佛教就更时兴了。

文成帝信佛这么诚心，可是治国的本事倒不大。北魏国内鲜卑人跟汉人老是合不来；贵族地主欺负农民的事就更多了。把农民逼急了，农民就起来造反。太武帝当政的时候，还有力量发兵南征。到了文成帝这会儿，他只好光顾着内部的事了。南方的宋朝，这时候也比北魏好不了多少。

骨肉相残

宋文帝北伐失败以后，窝了一肚子火儿。过了些时候，他又发现太子刘劭［shào］对他不忠，心里就更不痛快了。他决定另立一个太子。不料，太子先知道了这件事，跟他翻了脸。有一天黑夜，刘劭带着几十个心腹到宫里去，卫士上前盘问，刘劭摆出太子的身份说：“皇上有要紧事，让我进宫。”就直接进去了。宋文帝正在跟一个大臣说话，没防着太子突然进来，被一刀杀了。刘劭立刻宣布即位。这一来，朝廷可就乱了套了。

刘劭的弟弟武陵王刘骏，知道了宋文帝是怎么死的，出来反对他哥哥。刘骏号召各地起兵讨代刘劭，他自己也从浔阳[江西省九江市]率军去进攻建康。刘劭派兵抵抗，结果吃了败仗。刘骏打进了建康，把刘劭处死，他自己做了皇帝，就是宋考武帝。

刘劭胆敢杀了他的父亲，这个胆子是够大的了。宋孝武帝比他哥哥胆子也不小，敢朝自己的亲弟兄开了刀。有两个弟弟，因为跟孝武帝合不来。孝武帝就以要谋反的罪名，把他们都杀了。还有一个弟弟叫刘诞，在朝廷里有些名气，还帮着孝武帝灭了刘劭，按说他该受重用了吧？可是孝武帝不这么想，他害怕刘诞有一天来夺他的皇位，结果两个人结了仇。孝武帝调集了好几路人马围攻刘诞的驻地竟陵［在江苏省清江市］。刘诞死不投降，和部下坚守了好几个月，孝武帝也攻了好几个月。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了。孝武帝还觉着不解气，等到竟陵攻破了以后，他不但把刘诞杀了，还把城里所有的男子也都杀了，妇女全抓了来赏给了将士。好好的一座竟陵城一下子变成了废墟。

公元 464 年，宋孝武帝死了。太子刘子业即位，就更不象话了。刘子业虽说才十六岁，杀起人来可一点儿也不比孝武帝差。他怕别人抢他的宝座，就一个接一个地杀起来。孝武帝临死前本来把刘子业托付给他的叔祖父江夏王刘义恭，让刘义恭辅助他管理朝政。刘子业可不喜欢这个老头儿，把他当成了眼中钉。有人跟他说了刘义恭好些个不是，他就亲自带领卫兵，冷不丁地包围了江夏王府，把刘义恭和他的四个儿子全杀了。

刘子业还挺爱忌妒人。他弟弟刘子鸾小的时候，很讨人喜欢。孝武帝老早就封他做了王。因为这个，刘子业就把他弟弟恨上了。等他做了皇帝，就给刘子鸾下了一道诏书，要赐他一死。刘子鸾才十岁大的这么个孩子，看了诏书给吓哭了，眼睛哭得跟红桃子似的。这有什么用呐？末了儿，他还是给吊死了。临断气以前，刘子鸾大声喊着说：“下辈子，我可别生在帝王家里啦！”［佛教认为人死后，可以重新投胎做人，所以有“下辈子”的说法］十岁的弟弟死了，还有一个六岁的弟弟刘子师。他正玩得高兴的时候，也叫他这个当皇帝的哥哥下诏书赐死了。

刘子业杀了一个叔祖父，又杀了两个弟弟，心里还不踏实。他想起来，自己还有不少叔叔呐！他的那些叔叔，本来叫孝武帝杀了不少了。剩下的怎么办？刘子业想一气儿全杀了，可又不敢。他就下令把他那些叔叔们全关起来，还派人把他们叫在一起，又是打又是踢，都打得鼻青脸肿的。

湘东王刘彧［yù］、建安王刘休仁、山阳王刘休佑这三个叔叔长得很胖。刘子业就想法子糟踏他们，要拿他们出出气。他命令人把他们仨装在竹笼里，挨个称称分量。这么称下来，数湘东王刘彧分量最重。刘子业瞧着可笑，就让大伙儿把刘彧叫“猪王”，把刘休仁叫“杀王”，把刘休佑叫“贼王”。过了几天，

他干脆下令挖一个大坑，再灌进泥水，把刘彧的衣裳脱了，让他扒在坑里。然后，他又叫人把饭放在木槽里，让刘彧象猪吃食似地用嘴拱着吃。最后，他下了决心，打算先杀刘彧。

没想到他这几个叔叔都是有心计的人。他们表面上装得规规矩矩服服贴贴的，不说什么，可是背地里大伙儿已经商量好了。他们秘密地派了几个心腹去杀刘子业。趁着刘子业正在花园里溜达的工夫，这几个人拿着刀突然闯进去，把他杀了，然后宣布说：“ 湘东王受了太皇太后的密旨，杀了暴君。现在没事了！ ”

接着，刘休仁带头，立刘彧做了皇帝，就是宋明帝。宋明帝没当皇帝的时候，吃了那么大的苦头，受了那么多侮辱。按道理说，他还不应该把杀人的风气好好地改改，整顿整顿朝廷吗？他还真不这么做，他也想杀人。他这么想，我这个江山得来的不容易，可不能再给别人夺了去。

建安王刘休仁跟宋明帝想的一模一样。他对宋明帝说：“ 咱们虽说坐了天下，可还有不少侄子辈儿的人在那儿。谁知道他们心里服气不服气呐？还是早点防备的好。 ”宋明帝点点头，寻思着自己的儿子才两岁，而他哥哥孝武帝有十三个儿子，个个都比他的儿子大，这可不得了！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，儿子还继承得了这个皇位吗？他这么一想，就下了狠心，照刘子业的办法，把这些侄子全都“ 赐 ”死，一共杀了二十八个。

建安王刘休仁帮着宋明帝登了基，又出了这么个主意，成了宋明帝最信任的人。他一直在朝廷里掌大权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倒霉的事也轮到他头上来了。

公元 471 年，宋明帝害了重病。他一细想，太子才九岁，可刘休仁还活得挺结实。等自己一咽气，大权还不是归了刘休仁吗？这可是他怎么也不放心的大事。他一咬牙，派人给刘休仁送去一包毒药。刘休仁接过毒药，跺着脚大骂说：“ 皇上能有今天，靠的是谁？他都忘啦！真太没有良心啦！ ”再怎么骂也得死，他只好喝了那包毒药。

刘休仁死在宋明帝前头，宋明帝也放心地咽了这口气。太子刘昱做了皇帝，跟个小霸王似的。看着谁不顺眼，他举手就打，拔刀就杀，结果谁都不敢走到他跟前去。

刘家的皇帝一个赛过一个，都这么残暴。骨肉之间还这么无情无义，满朝文武就更不放在他们眼里了。老百姓提心吊胆的，谁也没法安心过日子。有些胆子大点儿的大臣就想着该换换朝廷了。那时候，将军肖道成的武功最大，威望最高，有不少人就拥护他出来反抗那个小皇帝。肖道成联络了一些人，暗地里想了个主意。

有一天，刘昱喝酒喝醉了，迷迷糊糊地要睡还没睡着，忽然侍候他的两个宦宫，一下子把他身上的刀抽了出来。刘昱还没闹清怎么回事，脑袋已经掉了。

肖道成杀了小皇帝刘昱，还不想马上改朝换代。他把刘昱的弟弟刘准接来即位，就是宋顺帝。掌大权的当然是肖道成了。过了几年，肖道成的势力更大了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。他这才放心大胆地请宋顺帝把皇位让出来。公元 479 年，肖道成登基做了皇帝，改国号为齐。他就是齐高帝。

圆周密率

齐高帝知道全国上下把宋朝恨透了，就决心让朝廷的风气变变样儿。他对大臣们说：“要是能给我十年的时间，我准能让天下的人都富裕起来。就是最贵重的黄金，我也让它贱得跟泥土一个价钱。”为了这个，他对老百姓减轻了税收，办什么事都注意节省。老百姓觉着比在宋朝的时候日子好过了，齐高帝的皇位也就稳当了。齐高帝死了以后，他儿子即位，就是齐武帝。齐武帝完全照齐高帝的法子管理朝政，齐朝果然一直安定了十多年。

齐武帝很重视发展生产和文化。他的二儿子肖子良更是喜欢研究学问。肖子良看到古书上说，有一种挺怪的水罐叫欹器［欹 yī 。这种水罐空着的时候，就在一边斜着；装了一半水就稳稳当当地直起来；等装满了水，又一个跟头翻过去了。据说孔子曾经看见过这种水罐，还叹着气说：“哪儿有自满而不翻个儿的呐？”肖子良想做这么一个欹器放在身边儿，时常提醒他自己别自满。他请当时有名的学者祖冲之给他做这个东西。

祖冲之懂得算学、天文，造个什么物件，也都很精通。还在宋朝的时候，祖冲之就提出了一种很精密的历法。本来在那以前，宋朝一直使用《元嘉历》。《元嘉历》虽说比以前的历法好一点儿，可经过十几年的验证，还是有不少毛病。祖冲之一直很认真地观察天象，又反复计算。到了儿制出了一种新历法。公元 462 年，他把新历法送给宋孝武帝，请他颁布施行。宋孝武帝还没说什么，大臣戴法兴就出来反对。戴法兴本来不懂历法，可偏说新历法不行。又是歪曲天象啦，又是违背经典啦，反正就是不能用新的，一切都是旧的好。祖冲之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对古人的历法，不能全信也不能全不信。如果说古历不能换，那《元嘉历》也不能用，它也是本朝才开始用的呀！咱们不是用了十多年了吗？”他又对宋孝武帝说：“天上的日、月、星，这些东西之间是怎么个关系，完全可以算得出来。这个新历法就是我算了这么多年才提出来的。它可不是随随便便地就能瞎说一气！”

宋孝武帝给说服了，决定采用祖冲之的新历法，把新历法叫作《大明历》。没想到《大明历》还没来得及正式公布使用，宋孝武帝就死了。这一来，改历法的事，也没有人提了［后来在梁武帝的时候得到采用，那时祖冲之已经死去十年了］。

祖冲之没有办法，只好自个儿去研究学问。他记起小的时候，读过一本古代的算书。里面说一个圆形的直径假如是一尺，那么这个圆的周长就是三尺［径一周三］。圆周率［周长跟直径的比］是三。祖冲之想亲自验证一下，看看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。他用绳子绕着车轮子，转了一圈儿，再量出长短；又量了量车轮子的直径，结果发现周长并不正好是直径的三倍，而是比三倍还多一点儿。

后来，他又读了三国时候的大数学家刘徽的文章。刘徽认为：在圆里做一个正六边形，每边的长刚巧就和这个圆的半径一样长！而这个六边形的周长，也就是圆的直径的三倍；如果再把六边形每条边对着的一小段弧线一个一个地平分开，再做一个正十二边形，那这个十二边形的周长要比正六边形的周长大，可是比圆的周长小。照这么个办法，再接着做正二十四边形、正四十八边形、正九十六边形……边数越多，它的周长和圆的周长越接近。这么一直做下去，就会跟圆周差不多合成一个。这个办法叫“割圆术”。刘徽用这种割圆术算出了九十六边形的周长是圆的直径的 3.14 倍。所以他说圆周

率应该是 3.14，还说实际上要比 3.14 略微大一点儿。

刘徽那么早地就算出这么比较精确的圆周率，真不简单。可是祖冲之还想再细算一下。他对儿子祖暅［gèng］说了这个心思，祖暅高兴地说：“ 您既然有这个想法，咱们就把圆再往下分，一定能算出比刘徽更准的数来！ ”

父子俩真地动手干起来了。他们把地磨平，画了一个直径一丈长的大圆，然后开始“ 割圆 ”：六边、十二边、二十四边、四十八边、九十六边，算的结果跟刘徽的一样。祖冲之二话没说，又往下割：一九二边、三八四边、七六八边、一五三六边、三〇七二边、六一四四边、一二二八八边，最后画出了二四五七六边形。边数越多，边长越小。父子俩蹲在地下，头也不抬，恐怕算错了一点儿。那不就白费劲儿了吗？末了儿，他们算出二四五七六边形每一边边长是 0.00012783 丈，就是一厘二毫七丝八忽三微。这么短的长度要用针尖儿才画得出来。祖冲之他们费了多大劲儿就别提了。再往下画一个四九一五二边形，就太难了。祖冲之站起来说：“ 按道理，把这个圆这么割下去，是没完的。可实际上，咱们没法再割下去，就割到这儿吧！ ”

经过计算，二四五七六边形的周长是 3.1415926 丈；如果再做一个四九一五二边形呐，周长比这个还要长一点儿，可是超不过 3.1415927 丈。所以祖冲之认为圆周率应该在这两个数目中间，也就是比 3.1415926 大，而比 3.1415927 小。他还找出了两个分数，用来表示圆周率。一个是七分之二十二，等于 3.1428571，不怎么准，可是好记；还有一个是一一三分之三五五，等于 3.1415929，比较准。祖冲之把头一个分数叫“ 约率 ”，第二个分数叫“ 密率 ”。

祖冲之的这个圆周率，超过了所有的古人。他那时候，在全世界也是最精最细的［欧洲人还是在他一千年以后才算出这么精确的数字］。

祖冲之还造了指南车［车上有个小木人儿，不管车怎么转，小木人儿手指的方向总不变］，造出了水碓磨［用水的力量舂米、磨面、磨豆腐］。这一来，他的名气大起来了。到了刁回］齐武帝的时候，肖子良就请他来做欹器。祖冲之答应了，苦思苦想了好些天，果然做成了一个欹器，送给了肖子良。肖子良对祖冲之佩服极了。他举行一些宴会的时候，也常常请祖冲之来参加。

范缜辟佛

肖子良在建康西郊的鸡鸣山下造了一所房子，把它叫“西邸［dǐ］”。他经常用皇子的名义举行宴会，把一些名人学者请来，一边喝酒，一边聊天儿，聊的差不多都是关于学问的事。祖冲之认识了肖子良，也就成了西邸的客人了。肖子良还召集了一些文人在西邸抄写儒家的经典和百家的著作，编成一部大书，叫《四部要略》，一共有一千卷。日子一长，西邸就成了学者文人们相互结交的地界儿了。

到西邸参加宴会的，还有不少的和尚。肖子良是个佛教徒，他自然忘不了让和尚到他这儿来。不但让和尚来，有时候他还叫和尚给客人们讲佛经。讲什么呐？就是什么某某人前生那一辈子怎么行善做好事，今生这一辈子又怎么享福这些事。

“前生”、“今生”都是佛教的说法。佛教认为人的灵魂永远不会死。肉体死了，灵魂不死，还可以再投胎，重新做人，又回到世界上来。所以一个人可以出生多次。比如说，某个人前生是个渔夫，今生也许成了一个妇女，来生呐，又可能变成一头牛，这么一回接一回地变下去老没个完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轮回”。假如他前生做了好事，行了善，积了 115 德，今生就能享福，过好日子。反过来，他做了坏事，犯了罪，今生就得受苦，甚至还会变牛变马，变猪变狗。佛教不老是说什么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，什么“因果报应”这种话吗？就是这么回事。既然有前生，有今生，又有来生，信佛的人就得赶紧积善积德。最大的善事就是念佛、拜佛；修建佛寺佛塔，造佛像，印佛经，给佛寺捐钱。这么一来，佛教哪儿有不兴盛的呐？

有一回宴会上，酒菜刚吃完，人还没散，肖子良又让一个和尚讲起因果报应的道理。那个和尚眉飞色舞地说得正起劲儿的时候，忽然席上有个人忍不住了，“卟哧”一声笑了起来。肖子良抬头一看，那个笑的人叫范缜［zhěn］，就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范缜，你不好好地听，笑什么？”范缜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他说的，我不懂。我只知道一个人有了身体，才能够有精神；身体死了，肉都烂了，精神也就没了。怎么还会有什么‘来生’呐？”和尚哼哼卿卿地刚要说什么，肖子良指着屋里的佛像，对范缜说：“你在佛像跟前还敢这么胡说八道，还不跪下请罪！”谁知范缜好象没听见似的，大模大样地坐下了。肖子良气得脸直发青，说：“你还不在乎！你说说，如果不是前生的报应，怎么有的人生来富贵，有的生来贫贱呐？”肖子良这么一开头，就有一些人连同那些和尚都嚷嚷起来了：“真是胆大包天啦！你竟敢跟王爷顶嘴，还不赶快认错儿！”席上乱哄哄地闹成了一团。肖子良拍着桌子扯起了嗓门儿说：“静点儿，静点儿！让他说。范缜，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范缜很从容地又站起来，看了看大伙儿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好，我就说说。好比一棵树，树上的花儿让风给吹落了。有的花儿飞进了屋里，落在褥子上；有的花儿飞出篱笆，落在粪坑里。花儿的遭遇这么不一样，难道说这都是前世的因、后世的果吗？人也是这么回事：王爷您好比是花儿落在了褥子上；下官我呐，好比花儿落进了粪坑。咱们有贫有富，可并不是什么前世造成的。请问：谁知道自个儿前生行了什么善，积了什么德，又造了什么罪？”这一问，真把大伙儿问住了。谁都说不出来，肖子良也不吭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只好宣布散会。

范缜回到家里，越寻思越觉着自己有理，满肚子话还没说完呐！他马上

拿起笔来写了一篇挺长的文章。大意是说：人的形体和精神好比刀口和锋利：没有刀口，就没有锋利；人的形体没有了，精神跟着也完了。从来没有什么鬼神。所谓人死了变鬼，鬼又变人；还有“前生”“今生”“来生”，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。有钱的人肯拿出好些钱来捐给寺庙里的和尚，可就是不肯拿出钱来救济穷人，因为救济穷人没有什么报酬。所以国家养了那么多和尚，建了那么多寺庙，实在没有什么必要。这么做只能使国家越来越贫穷，老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。说到底，过日子还得靠好好地种田，好好地养蚕来吃饭穿衣。这才是最正当的。

范缜把这篇文章叫《神灭论》。《神灭论》一传出去，乱子就闹大了。信佛的人都要找范缜辩沦，和尚就更不用说了。肖子良看了文章也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召集了好些和尚，又把范缜叫来，让他们辩个明白。和尚们说：“范缜说没有神没有鬼，真是胆大包大，是侮辱佛经！”范缜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有神有鬼，谁见过？快说出来呀！”和尚们齐声说：“有，有，就是有！”接着七嘴八舌地说开了：有的说古书上讲过有神；有的说什么什么传说里有鬼，佛经里讲鬼的事更多了；还有的说做梦梦见过，说得五花八门。范缜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：“你们说来说去，就是谁也没见过一个真鬼。我就是不信有什么神啊鬼呀的，也不信有什么因果报应！”和尚们气昏了头，一个劲儿地直叫：“好、好！你敢灭神灭佛。等你死了，非下地狱不可！非变牛变马不可！”范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肖子良见他们谁也说不过范缜，就派人私下里对范缜说：“你是个有学问有才华的人，何必这么固执，非得坚持到底不可呐？这么下去，恐怕你的前程也悬啦！不然，你让一步，还愁当不了中书郎［相当于秘书］吗？”范缜一听就懂了，这是拿升官引诱他呐！他郑重地对来人说：“我范缜要是会投机取巧，为了升官发财而把自己个儿的主见卖了，也用不着你今儿个来劝我。说不定我早就做了大官了，也许还不止是个中书郎呐！”来人回去对肖子良说了范缜的话，肖子良也没有辙了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肖子良虽说十分信佛，又反对范缜的《神灭论》，可是他的为人还不错。他一直没依仗权势欺压范缜，所以范缜也一直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。

齐朝在齐高帝、齐武帝统治时期，总算没出什么大乱子，全国的生产也有了发展。齐朝的国力并不强盛，没有什么力量北伐。北魏这时候的国力跟齐朝也差不多，可是魏孝文帝偏说要南下伐齐。这里面还挺有意思呐！

鲜卑易俗

公元 471 年，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当了皇帝。他刚五岁，由他的祖母冯太后抱着登了基。一转眼过了十几年，冯太后死了，二十四岁的孝文帝就亲自掌权了。公元 493 年，他召集文武百官开会，提出要讨伐齐朝。大臣们愣了半天，谁也不说赞成，谁也不说反对，都低着头不言语。

任城王拓拔澄是孝文帝的叔叔，在朝廷上很有威望。他想，皇上还这么年轻，可不能让他冒冒失失地干这种没把握的事。我是他的长辈，不能不说话。他就站出来说：“ 陛下应该想想以前的情形：当初苻坚南下，结果是他自己亡了国；我朝太武帝南征，兵力损失了一半还多。现在咱们的国力不强，千万不能把打仗的事当儿戏呀！ ”没想到孝文帝一听就变了脸，挺严厉地说：“ 国家是我的国家，我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。任城王，你说这话，想要动摇军心吗？ ”

这句话把大臣们都吓懵［měng］了，他们更不敢说话了。拓拔澄倒不怕，上前一步，提高了嗓门儿说：“ 虽说国家是陛下的，可我也是国家的大臣，怎么能看着危险而不说话呐？ ”孝文帝回答不出来。过了好一阵工夫，他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些，慢慢地说：“ 这没有什么。咱们各说各的理由，有什121 么害处呐？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！ ”他把拓拔澄留下来密谈。

孝文帝对拓拔澄说：“ 叔叔您以为我真是要南征吗？我才不呐！这是个借口。我把实话告诉您：平城这地界儿太冷了，每年老早老早地就下了雪；风沙又大。要想发展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再说这儿离中原也太远，管理这么大的国家也不方便，所以我想把国都迁到洛阳。可又一想，咱们鲜卑人在这儿过惯了，如果冷不丁地说要迁都，不说别人，先是这伙大臣就不一定愿意。想来想去，我想了这么个法子，假装儿说要南征，先把军队带到洛阳去再说。您说我的办法好不好？ ”

拓拔澄听孝文帝这么一说，心里挺喜欢：这小伙子可真有点儿眼光呐！他连连地点头说：“ 皇上想迁都到洛阳去，实在是深谋远虑。自古以来，周朝［东周］、汉朝[东汉]都在洛阳建过都，结果不都是挺兴盛吗？ ”孝文帝接着说：“ 我就是怕大伙儿舍不得离开平城。 ”拓拔澄说：“ 这种大事，普通人怎么也想不到。只要皇上能够决断，我看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。 ”

孝文帝想了想，觉着还是先不提迁都好些。第二天，他下令立刻整顿军队，准备向南进军征伐齐朝。他还派人在黄河上搭了浮桥，好让军队过河方便。

有些大臣站出来反对，说不能南征。可是这回拓拔澄没再说什么。反对的人一看，连原来最反对南征的皇叔都不说话了，他们说了一会儿，也只好不说了。这么着，魏军将士和文武大臣一共二十万人，跟着孝文帝渡过黄河，到了洛阳。

孝文帝让大伙儿在洛阳休息了几天，就命令继续往南行军。他见大臣们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走，就一个人先穿上军装，骑上快马，一溜烟儿出了洛阳城，往南跑了。

这下可把大臣们吓坏啦！本来从平城到洛阳，很多人就一肚子的不高兴；这回看见孝文帝一个人要去打仗，他们就下决心来拦住他。大伙儿也都骑上马去追孝文帝。追上了，他们“ 唿啦 ”一下子全跪在地下。

孝文帝奇怪地问：“ 你们这是干什么？ ”尚书李冲说：“ 陛下这回兴兵

打仗，全国的人打心眼儿里不愿意。现在陛下单独一个人这么着，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孝文帝故意生气地说：“我要南征啊，我要统一天下呀，你们三番五次地这么反对，就不怕受罚吗？”大臣们都豁出去了，跟着你一句我一句，死气白赖地说个没完。

等他们说完了，孝文帝严肃地说：“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我可以答应先不打仗。可是，咱们这么大张旗鼓地兴师动众，造了那么大声势，不能无声无息地回去了事，那多让人笑话呀！这么办吧：不南征，就迁都。咱们把国都迁到洛阳，怎么样？”大臣们嘁嘁喳喳地还没说出什么，孝文帝把手一挥，大声地说：“我的决心下定了，非迁都不可！这么着：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，不愿意的站在右边。”就有几个大臣想往右边站。这时候，有一个大臣说了话：“如果陛下答应不南征，我们就同意迁都！”孝文帝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大臣们马上“万岁！万岁！”地喊了起来，一齐站到了左边。孝文帝这才乐了。

孝文帝决定自己到全国各地巡查一番，让拓拔澄回平城，办理迁都的事。留在平城的人听说要迁都，也乱嚷嚷起来了。幸好拓拔澄支持孝文帝的主意，说了一大套理由，才把大家说服了。公元 494 年，北魏正式迁都到洛阳。

孝文帝很喜欢汉族的文化和习俗，认为比鲜卑族的好。迁都以后，他就下令：禁止穿鲜卑族原来的衣裳。鲜卑族的服装一直是紧身窄袖，孝文帝要换成汉人的宽身大袖子。他还任用了一大批汉人做官，对他们挺信任，有什么事都找他们商量。

这一来，鲜卑族的大臣很不满意。他们挺伤心地说：“皇上喜欢的是汉人，不想要咱们这些鲜卑人了。”这话传到孝文帝的耳朵里，他就派人对大伙儿说：“皇上找那些汉人，无非是想跟他们学习一下汉人的历史、制度什么的，决不会为了他们又把你们冷落了。你们放心吧！”为了让鲜卑人满意，孝文帝下令免除三年的租税。就这么着，还有不少的人反对改革。

孝文帝的太子元恂［xún］是个大胖子，一到夏天，热得浑身流汗。洛阳天气比平城热得多，元恂就不愿意住在洛阳，倒是觉着平城一带天高地广，撒开马在草地上一跑，又凉快，又舒服，挺来劲儿。有一回，孝文帝出外巡查，不在洛阳。元恂抓了这个空子，就打算偷偷地逃出洛阳，回平城去。没想到，他还没来得及走呐，孝文帝已经回来了，并且察觉了这件事。孝文帝把元恂叫来，抡起一根木棍子［就是刑杖］朝他打起来，一边打一边骂他带头反对迁都改革。左右的人给元恂求情，说：“他有多少不是，不还是您的亲儿子吗？饶了他吧！”孝文帝说：“他虽然是我的儿子，可是他犯了法规。古人说要‘大义灭亲’，我如果饶了他，还怎么管教别人呐！”末了儿，太子被废了。过了不多久，元恂又联络了一些人，想反抗孝文帝。这回又给孝文帝知道了，他下命令把元恂逮起来，又办了死罪。

有一天，孝文帝把大臣们找来，说：“你们是希望我有些作为呐，还是平平庸庸的？”咸阳王拓拔■抢着说：“当然希望陛下有作为啦！要能超过前代的皇帝才好呐！”孝文帝说：“要是这么着，咱们是把老一套改变改变呐，还是死守着老一套不放？”大臣们顺从地说：“愿意日日更新！”孝文帝紧接着又问：“你们是想帝位到我这儿结束呐，还是留给后代的子孙？”大臣们齐声说：“愿江山永远传下去，传到百世千世！”孝文帝听得高兴了，站起来说：“那好。照这么说，就必须改革。谁也不许反对！”

于是，孝文帝一连串下了好些道命令：鲜卑人都要学习说汉话。在朝廷

上一定要说汉话，不然就要降级。不过，三十岁以上的人一时学不会汉话，可以暂时照旧。在洛阳办起了太学和小学，让鲜卑人学习汉文。他又买了一大批汉族的衣服帽子，赏给大臣，非叫他们穿不可。结果，朝廷上上下下，都穿起了宽身大袖的袍子，说起了汉话。隔了些日子，孝文帝又下令，鲜卑人一律改用汉姓。他自己先起头，把姓拓拔改成姓元。

这还不算完。孝文帝又鼓励鲜卑人跟汉人通婚。又是他自己领起头儿来，娶了一个汉人的姑娘做了妃子，又给六个兄弟都娶了汉人的女孩儿。这一来，不但贵族和贵族，就是老百姓中间，鲜卑人和汉人也都通起婚来。天长日久这么下去，鲜卑人跟汉人就慢慢地同化了，到了后来，融合成了一个民族。

孝文帝下令把洛阳的房屋和街市好好地修整修整。没多久，洛阳就热闹起来。人多了，做买卖的也多了。在平城的鲜卑人打听到洛阳的日子到底比平城好过，也都自动地搬到了洛阳。这么没过几年，北魏富裕起来，国力也强了。

孝文帝真想去攻打齐朝了，结果出了两次兵，都没占了多大便宜。公元499 年，孝文帝亲自率军南征，没想到得了重病。他赶紧下了退兵的命令。这一次，孝文帝死在了半道上，齐朝躲过了一次硬仗。齐朝没被北魏打败，隔了不久，它被自己的部下推翻了。

皇帝出家

齐武帝在世的时候，对待亲戚和大臣都挺宽厚。齐武帝的儿子死在他前头，所以齐武帝死了以后，太孙肖昭业即了位。肖昭业年纪小，光喜欢吃喝玩乐，不愿意干正经事，齐武帝的侄子肖鸾乘机出来把他杀了，自己做了皇帝，就是齐明帝。齐明帝这么一开头，齐朝也跟宋朝似的，亲骨肉变成了仇人，乱杀起来。

齐明帝怕齐高帝、齐武帝的子孙对自己不服，他把这些堂兄弟堂侄儿一个一个收拾了。到了公元 498 年，齐明帝病重，眼看着快死了，大伙儿正忙着办后事，没想到他又醒了。他迷迷糊糊地记起来：高帝、武帝的子孙，成人的已经让他杀完了，可还有十个小的，大的十几岁，小的只有几岁，现在虽说没什么力量，将来说不定会来抢夺他儿子的江山。他紧喘气慢喘气地下了命令把那十个小王杀了，自己这才咽了气。

齐明帝的儿子肖宝卷刚一当上皇帝，就花天酒地地折腾起来。他让人把金片凿成莲花的样子，放在地上，让他最喜欢的潘妃在金片上走过来走过去，说她是“步步生莲花”。本家兄弟都让他父亲齐明帝杀了，肖宝卷就朝大臣们开了刀，动不动就找碴儿杀了一个又一个。这么一来，文武百官都急了。

雍州刺史肖衍这时候正带兵驻扎在襄阳。他怕肖宝卷害来害去，害到他头上来，就决定发兵讨伐皇帝。他从襄阳起兵，沿长江东下，没有几天就把建康包围了。肖宝卷美滋滋地还玩儿呐，一听到报告，也拿不出个办法来。左右的人劝他拿出金银财宝赏给将士，好让大伙儿拚一下子。他瞪着眼睛说：“那还行！贼人来了又不光杀我一个人。干么让我一个人往外拿东西呀？”手下的人实在气不过，冲上来，一刀把他杀了。

肖衍进了建康，开始还装模作样地让肖宝卷的弟弟肖宝融当皇帝。才过了一年，他就不客气了，让肖宝融把皇位让出来。这么着，南朝又来了一次让位。肖衍当了皇帝，国号梁，他就是历史上挺有名的那位梁武帝。

梁武帝曾经参加过齐朝的竟陵王肖子良在西邸举行的宴会，交了不少的和尚朋友。他自己也特别信佛。这会儿能够当这个皇帝，他认为就是信佛的报应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刚即位不久，他就决定按佛教的规矩办事。他只吃素食，不吃肉食。什么牛、羊、猪、鱼一概不许杀。连祭祀和开宴会的时候，他也叫摆上素菜，不准用牲口。他还这么说：我不吃公家的饭，宫里的人也不能吃公家饭，都要吃自己的饭。为了这个，他每天只吃一顿粗米饭，菜也是平时的蔬菜，没有一点儿荤腥。这可是够新鲜的！至于他自己的饭，又是打哪儿来的呐？他就不管了。再说穿衣：他光穿布衣裳，不穿丝绸，因为缫丝的时候要把蚕煮死，这不就杀生了吗？他可不愿意。床上挂的也是木棉做的黑帐子。他不喝酒，也不听音乐。为了表示自己能安邦治国，他每天五更就起来批阅公文。到了冬天，手上冻得裂了口子，他也不在乎。

这么个节衣缩食的皇帝，对修建佛寺和敬佛拜佛这一套，可不打算节省。建康城里，就建了五百多处寺庙，养了好些和尚；加上造佛像、烧香、念经、办佛事，花的钱就更多了。

梁武帝早就对写《神灭论》的范缜不满意。当了皇帝没几年，他就找了个碴儿，把范缜远远地流放到广州去了。接着，他以皇帝的身份，写文章宣布《神灭论》不对。佛教徒和一些文人也都按这个调儿来口诛笔伐，那些和尚更不用说了，一起朝范缜骂过去。范缜远在广州，没法儿辩论。这么着，

大伙儿骂了一顿，欢欢喜喜地说已经把范缜驳倒了。自然梁武帝也得意极了。

当了二十多年皇帝以后，梁朝一直没闹什么事。梁武帝信佛简直信得入了迷。公元 527 年，他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一座寺庙叫同泰寺；又在皇宫跟同泰寺对着的地方开了一个门。这一来，他出宫门进庙门，出庙门进宫门，来来往往方便得多了。接着，他对文武百官们说，自己看破了红尘，要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。也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，梁武帝脱了龙袍，穿上袈裟，剃了头发，到了同泰寺。一天到晚，他跪在佛像前，念经、敲木鱼，真跟和尚一模一样。

满朝文武给急坏了。王爷和大臣一起到了同泰寺，给和尚皇帝跪了一地，又是磕头又是央求，请他回宫执政。梁武帝开头怎么也不答应，直到第四天，连和尚也过来劝他还俗，他才勉勉强强地点了头。

过了两年，也就是公元 529 年九月里，梁武帝在同泰寺里举行了一次佛教的大典，叫“四部无遮大会”。“四部”指的是和尚、尼姑、善男、信女；“无遮”就是没有阻隔的意思。不管有钱的没有钱的，地位高的地位低的，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，谁都可以参加。开会这一天，庙里的钟、鼓什么的，一齐响起来，乐队又吹又打，别提多热闹了。佛堂里，香烟缭绕，拜佛的人一个挨一个，挤挤插插地跪下来给佛像磕头。梁武帝也穿上袈裟，嘴里叽叽咕咕地念着佛号，带着一批大臣来了。他拜完了佛，又犯了当和尚的瘾，说这回非要当和尚不可，不愿回宫去了。

晚上，他住在同泰寺的一间破屋子里。床上的铺盖都是素色的；吃饭的碗也是瓦盆。第二天，他到佛堂上，亲自给大伙儿讲佛经，讲得真是活灵活现。

大臣们又急坏了。他们到同泰寺里劝梁武帝回宫，去了一次又一次，结果全白费工夫。最后，梁武帝放出话来说，他已经是同泰寺的人了，要想让他离开同泰寺，非得积大德，做善事不可。

怎么积德行善呐？大伙儿寻思了半天，才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自个儿往外拿钱，凑起来送给同泰寺，替梁武帝“赎身”。凑来凑去，再加上募捐来的一些，总共有了一亿万钱［古代一亿是十万，一亿万相当现在的十亿］。他们把钱送给同泰寺的和尚。等了好一会儿工夫，和尚才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大臣们都到了同泰寺东门，把奏章献给梁武帝，请他还宫。没想到梁武帝还不愿意，传出话来说不回去。大臣们连着上了三次奏章，梁武帝才慢慢腾腾地回了皇宫。

这一回，大臣们花钱讨了梁武帝的喜欢；同泰寺的和尚有了钱，办事也不愁了；梁武帝更是名扬天下，成了皇帝菩萨。真是一举三得。

梁武帝这么一再要出家当和尚，就不怕北魏来攻打吗？他心里有这个底，知道北魏这时候起了内乱，顾不了南方的事。

天柱将军

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，没有几年就病死了。鲜卑人的贵族这时候已经学会了汉族地主那一套，吃喝玩乐、摆阔气、比穿戴成了风气。连将军们也因为没有仗打，都享受起来了。这么着，抢劫百姓、欺负士兵的事就常有了。

士兵里有鲜卑人，也有汉人和其它族的人。不管什么族，大伙儿都不愿意受欺负，就联合起来反对欺负他们的将军。公元 523 年，怀荒镇［在河北省张北县］、沃野镇[在内蒙古五原县北］的士兵首先起义，杀了镇将，一下子占了六个镇。北魏孝明帝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起义军镇压下去。过了不久，士兵们又起义了。这次起义声势比第一次大得多。他们不但攻下了不少城镇，还推举葛荣做了天子，国号叫齐。整个河北差不多都成了起义军的地盘了。

孝明帝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起义军了。可是他细细地一盘算，觉得眼下最要紧的，不是镇压起义军，倒是怎么对付宫里的胡太后。

胡太后就是孝明帝的母亲。孝明帝登基的时候才七岁，胡太后替他执政。孝明帝长大了，想自己掌权，可胡太后总不答应，还把孝明帝的心腹都赶走了。为了这件事，孝明帝心里很不痛快，觉得自己太孤单。想来想去，他终于想到一个人，大概能帮助他。这个人就是鲜卑族秀容部的首领尔朱荣。尔朱荣打仗、用人都挺有办法，这会儿正率领着部下驻在晋阳。

孝明帝秘密派人找到尔朱荣，让他起兵到洛阳来。没想到这事让胡太后知道了，她真生了气了，下狠心让人把孝明帝毒死，又赶紧抱着三岁的孙子哭哭啼啼地登了基。这一来，她成了太皇太后，还继续掌权。

尔朱荣在路上听说孝明帝突然死了，就知道朝廷里准是胡太后和孝明帝出了事了。他发出通告，说皇帝死得太奇怪，要到京师查个明白。队伍没白天没黑夜地赶路，很快到了黄河边上。尔朱荣先派人暗地里到洛阳和孝明帝的堂叔元子攸联络上，说要拥护他当皇帝。元子攸当然高兴啦，就悄悄地出了洛阳，渡过黄河，到了尔朱荣的军营里。尔朱荣让将士们一个劲儿直喊“ 万岁 ”。元子攸也不推辞，立刻做了皇帝，就是魏孝庄帝。

紧跟着，尔朱荣派人去告诉胡太后，让她和文武百官到河边来迎接新皇帝。胡太后没有力量反抗，只好忍着气，抱着小孙子来了。她刚想说几句辩白的话，尔朱荣把手一挥，几个士兵围上来，一家伙把她和她那个小皇帝揪起来，一齐扔进黄河里淹死了。后面的文武大臣刚到，尔朱荣又叫骑兵把他们团团围住，然后很严厉地说：“ 你们听着：为什么天下大乱？为什么皇帝被杀？啊？都是你们这帮人，不尽职尽能，光会贪财享乐，把人心都丧尽了，留你们有什么用？这些该死的东西！ ”大臣们吓得光剩下哆嗦了，还没说什么，骑兵们已经冲过来，一阵乱劈乱砍，全给杀了。一共杀了两千多人。这一来，朝廷上空荡荡的，孝庄帝孤零零的。他不依靠尔朱荣又依靠谁呐？

尔朱荣到了洛阳，被封为太原王，掌握了朝廷大权。他想先把起义军压下去，就带了几千骑兵打了过去。这一回，葛荣大意了，没防备尔朱荣的军队从后面突袭过来，结果吃了败仗。葛荣自己被逮住杀了，起义军也失败了。尔朱荣镇压了起义军，可不愿意再回洛阳去，他还是喜欢到晋阳住着。朝廷要是有事呐？那就派人到晋阳向他报告；有了大事他再到洛阳来。

北海王元颢［hào］因为不满意尔朱荣，逃到了南方的梁朝。梁武帝封他为“ 魏王 ”，又派大将陈庆之带兵护送他杀回北魏。一开头，仗打得挺顺利，

连洛阳都给他们攻了下来。孝庄帝跑得倒快，一直逃到了黄河北边。元颢自称皇帝，正得意呐，没想到尔朱荣的军队很快就到了。元颢措手不及，被人家逮住杀了头。陈庆之只好又退回南方。孝庄帝回到洛阳又接着当皇帝。他封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。尔朱荣不住在洛阳，可又是北魏的一根顶天的柱子。什么大事都得听他的。洛阳城有他的耳目，孝庄帝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报告给他。天长日久这么下来，孝庄帝心里就不高兴了。他开始讨厌起尔朱荣，嫌尔朱荣太霸道，把他自己不放在眼里。他已经二十三岁了，不能总让人攥［zuàn］在手里呀！

有一回，朝廷要任命一些地方官。照老规矩，只要是尔朱荣提了名，孝庄帝一定下命令。可孝庄帝这回没听他的，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尔朱荣知道了，大发脾气，说：“他这个皇上是谁立的？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呐？”皇后是尔朱荣的女儿，为这件事，也发牢骚说：“皇上是我们家立的。既然这么不听话，我父亲自己也能当皇上。”孝庄帝一听，差点儿气破肚皮，可他还是忍住了，心里想：“哼，总有一天……总有一天……”

公元530年九月，尔朱荣又到洛阳来了。孝庄帝知道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，这回来，说不定是来废自己这个皇帝的。他又气又伯，就决定先动手。

孝庄帝的动静当然瞒不过尔朱荣。尔朱荣已经听到报告说，孝庄帝可能要除掉他，让他进宫的时候小心点儿。他可不怕这个，对左右说：“你们别那么胆小，谁敢对我生二心！”

过了些日子，尔朱荣到了洛阳，进了宫刚一见孝庄帝，就劈头盖脸地问：“人家说陛下想杀我，有这回事吗？”孝庄帝心里发了慌，表面上还装得挺镇静，笑笑说：“外面的人也说您想害我呐，我能相信吗？”尔朱荣一听，倒放了心。他功高势大，就是皇帝又能把他怎么样？再说，他的女儿是皇后，要生小孩儿了。如果真生了个男孩儿，不就是太子了吗？这么一想，尔朱荣更不那么疑心了。

过了些日子，宫里派人来对尔朱荣说：“皇后临产了，生了一个太子，叫您赶紧进宫呐！”尔朱荣高兴极了，马上带着儿子和几个随从去了。到了宫门口，他让随从留在外边，自己和儿子先进去。见了孝庄帝，尔朱荣就坐下说话。刚说几句，突然从里边走出来十几个武士，手里拿着刀，瞪着眼恶狠狠地一步一步朝他逼过来。尔朱荣这下可慌了，转过身急忙问孝庄帝：“这是要干什么？”孝庄帝不吭声，猛地一下子从膝盖下面抽出一把刀，朝他脸上砍下去。尔朱荣给砍倒在地下，武士们上来，连着几刀把他杀了。他儿子和外面的随从也一个没跑了。

孝庄帝马上下令，不要因为尔朱荣的事连累别的人，更不要随便杀人。连尔朱荣的弟弟尔朱世隆，孝庄帝也派人去给他送了铁券［铁做的券，上面有文字说明，作为安全的保证］，答应不杀他。谁知道尔朱世隆不听这一套。他说：“我哥哥功盖天地，是朝廷的顶天柱，皇上还无情无义杀了他。券上这么几行字，顶个屁用！”他索性逃出洛阳，去找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。尔朱兆正在做汾州［在山西汾阳一带］刺史，手里又有兵又有马。他会合了尔朱世隆，就放出风来说，要带兵打进洛阳，另立一个皇帝。

孝庄帝杀了尔朱荣，可是他没有什么本事管理国家大事。他也没带兵打过仗。听人说黄河水深浪大，还以为尔朱兆过不了河呐。没想到尔朱兆的军队刮风似地没几天就过了黄河，一下子就把洛阳攻破了。孝庄帝还是象前一回那样，逃命要紧。他慌慌张张地刚逃出城门，就让追兵逮住当了俘虏。尔

朱兆杀了孝庄帝，又立一个叫元恭的皇族为皇帝，他和尔朱世隆掌了权。北魏经过这么来回大折腾，死了不知多少人，国力眼看着衰落下去了。皇上成了玩艺儿，不用说，大臣们也你争我夺，互不相让，都顾不得管他们的国家了。

两家分魏

尔朱荣手下有一个将军，叫高欢，本来是个汉族人。他从小生活很苦，又总受别人欺负。后来，有个鲜卑富家的姑娘看他长得英俊，又有气魄，就招他做了丈夫。打这儿以后，高欢就替官府传递公文。有一次，他送信到洛阳，接待他的一个小官儿随手赏给他一块肉吃。照当时规矩，他应该先谢恩，然后站着吃。可是高欢不懂这个，拿着肉大模大样地就坐下吃起来。小官儿怒冲冲地说：“你这个贱骨头，敢在我这儿坐着吗？太没有规矩了！”叫人打了他四十鞭子。类似这样的事他经过那么几回，就打心眼里恨上了那些当官的。以后，他找机会参加了葛荣的起义军。起义失败了，他又转到了尔朱荣手下。因为他打仗十分勇敢，又挺机灵，就特别受尔朱荣的重用。慢慢地，他成了一员大将，还有了自己的人马。

尔朱荣被孝庄帝杀了，高欢又归到了尔朱兆那里。尔朱兆一方面仗着高欢给他打仗，一方面又怕高欢力量太大对自己不利，对高欢挺不放心。高欢心里也不踏实，他看不惯尔朱氏一家随便杀人，左右朝政，就总想离开尔朱兆，自己单独建立功业。刚巧这时候，有二十多万参加过葛荣起义的流民，流落到了并州一带。这些人生活没有着落，又被人排挤，对官府很不满。不满意就要闹事，他们就时常起来反抗官府。尔朱兆一提起这些流民就脑袋疼。

他对高欢说：“这些流民，老是杀不完，留下来又是祸根。你看怎么办？”高欢歪着头想了想说：“依我看光杀人不行。最好是派个能干的心腹去管理他们，把他们带好，不闹事就行。以后万一出了事，只问这个领头的人。用不着杀太多的人了。”尔朱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就问：“你看让谁去好呐？”

高欢还没说什么，旁边有个叫贺拔允的将军插了一句：“高将军不就挺合适吗？”高欢听了心里很高兴，可是表面上假装生了气，对贺拔允大声说：“你瞎说些什么？咱们都不过是大王的鹰犬。这么大的事只有大王才能作主，哪儿有你说话的份儿！”贺拔允刚要辩白几句，高欢站起来，对尔朱兆说：“贺拔允有罪，请大王杀了他！”说着，一转身抡起拳头朝贺拔允打过去。这一拳可真不轻，正打在贺拔允的嘴上，把门牙也打掉了。贺拔允吃了一个哑巴亏，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倒是尔朱兆一见高欢生了气，挺过意不去，说：“你何必动这么大的气呐？我也这么想，你挺合适。这件事就归你去办吧！”高欢这才不说什么了。他怕尔朱兆后悔，赶紧率兵离开了。

高欢到了并州，把流民集合起来，按照军队的办法编排好。因为他参加过起义军，懂得大伙儿的心思，所以很快地就跟这些新部下混熟了。流民们也真心实意地拥护他。高欢的势力就这么一下子壮大起来。

可是这时候，高欢还不想打出反对尔朱氏的旗号，他还要等等再说。过了些日子，尔朱兆、尔朱世隆他们在朝廷里闹起了内讧，高欢觉得机会到了，就带着部队离开了并州到了山东。部下都撺掇［cuān duo］他起兵，他想了想说：“起兵可以，可要找个领头的。”大伙儿急着说：“还找什么？你不就是头儿吗？”高欢说：“不行。你们这些人，散漫惯了，不好管。你们没见葛荣吗？他号称百万大军，结果还是让人家打得稀里哗啦。因为他带兵没有纪律，不懂得要有赏有罚。如今让我当头儿，咱们就不能跟他们似的。咱们：第一，不能欺负汉人；第二，凡事都得听我的命令。你们说这样可以，我就干；你们不愿意，我就不干。”大队儿一齐喊着说：“别说就这么两条，再多点儿也不怕，我们死活也跟着将军了！”高欢立刻叫人宰了一头牛，给

将士们饱吃一顿。然后，他就宣布起兵，反抗尔朱兆。

部下孙腾对高欢说：“现在朝廷离咱们这么远，又让尔朱兆他们把持着，有了什么事向谁报告呐？要不赶紧立个皇上，早晚军心还得散。”高欢同意这么做，就立渤海太守元朗为皇帝，自己当了丞相、大将军。

公元 531 年，高欢的军队和尔朱兆的军队碰上了。高欢寻思着自己的兵力不如尔朱兆，就和部将一起商量怎么破敌。大将段韶说：“所谓人多，就是靠大伙儿拚命；所谓强盛，就是得天下人的心。尔朱兆他们上杀皇帝，中杀大臣，下杀百姓，谁不恨他们？您顺着民心讨伐他们，好比一锅热汤浇在雪上，他有什么办法顶得住呐？”高欢点点头说：“这话很对。我就是怕自己以这么小的身份去反尔朱兆这个大人物，别人会小瞧我。”段韶说：“尔朱氏那么残暴，早就失了人心。您起兵讨伐他，正是顺了民心，谁也不能小看您。”果然，高欢带兵一打过去，将士们作战很勇敢，真把尔朱兆的军队打败了，还俘虏了五千多人。接着，他又攻下了邺城。

过了两天，高欢带着不到三万步兵，两千骑兵，在邺城附近的韩陵山摆下阵势。他叫人把好些头牛和驴拴起来，赶到他们刚才走过来的路上。这一来，道上挤挤插插的，人和马都给堵住了。将士们一看就明白了：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，只有拚命才是生路，都下了拚死的决心。过了一会儿，尔朱兆带兵来了，他远远地看见高欢，就大声责备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，你为什么反我？”高欢说：“你们尔朱一家随便杀了皇上，把全国弄得不安宁，犯了大罪，我一定要讨伐你。”尔朱兆气得大叫一声，带着兵马冲上来。一开头，他占了上风，高欢的人马有点儿乱。这时候，有几个将军从旁边带着骑兵杀了出来，一下子又把尔朱兆的人马打乱了。尔朱兆平时不怎么管教士兵，这一乱就散了架了，东奔西逃，成了一盘散沙。末了儿，尔朱兆吃了大败仗。他只好带人逃回了晋阳。

尔朱兆这一败，洛阳城里又乱起来了。有些大臣想响应高欢，就秘密地商量好发动起来，把尔朱世隆几个人杀了，又派人去迎接高欢。尔朱氏的势力就这么完了。

高欢带兵进了洛阳，把以前两边立的皇帝全废了，另外又找了一个平阳王元修当皇帝，就是北魏孝武帝。孝武帝封高欢为大丞相、天柱大将军、太师，把朝廷的大权都给了他。高欢多了一个心眼儿，他怕自己的势力太大，以后也许落个尔朱荣那样的下场，就坚决把天柱大将军的封号辞了。然后，他率军去攻打晋阳。这一回很顺利，尔朱兆逃出晋阳，被他们追得无路可走，只好自杀了。高欢消灭了尔朱家的势力，乱了这么多年的北魏全国好容易才又安静了下来。

果然不出高欢所料，孝武帝真对他起了疑心。公元 534 年，孝武帝趁高欢不在洛阳，准备发兵除掉他。幸好高欢早就觉察到了，他马上带兵要到洛阳来找孝武帝说理。孝武帝吓坏了，跟几个心腹一商量，决定逃出洛阳到关中去。关中是鲜卑人宇文泰的地盘。宇文泰正带兵守在长安，而且早就表示过对孝武帝的忠心。孝武帝这才敢去投靠宇文泰。

孝武帝逃到长安，让宇文泰做大将军，总管朝政。宇文泰觉着身边儿有了个合法的皇帝，胆子也壮了。

高欢带兵进了洛阳，一见没有皇帝了，挺不是滋味儿。到长安去朝见孝武帝吧，他又不愿意。结果他干脆又立了一个新皇帝，就是孝静帝。高欢掌了实权，让孝静帝迁都到邺城去。这么一来，北魏就分成了两半：一个在邺

城，历史上叫东魏；一个在长安，历史上叫西魏。北魏这个统一的朝廷就没有了。

高欢打算调和一下鲜卑人跟汉人的关系。他想出了一个办法。碰上汉人他就这么说：“鲜卑人是你们雇的客人，你们用粮草、布匹雇他们替你们打仗，让你们好安心过日子。你们干么还老恨他们呐？”碰上鲜卑人，他又这么说：“汉人是你们的奴婢：男人给你们种田，女人给你们织布。让你们有吃有穿，为什么还欺负人家？”这么说来说去，两边的人都挺满意。高欢当了十几年丞相，对孝静帝一直很尊重，孝静帝也挺满意。

孝静帝的处境不错，西魏的孝武帝可惨了。他到长安没过一年，就被宇文泰毒死了。宇文泰又新立了个皇帝，是魏文帝。宇文泰虽说也是个鲜卑人，可是他跟皇帝不是一个姓，还挺瞧不起皇帝。所以他就宁愿重用汉人，还对朝政作了一番改革。慢慢地，汉人在西魏朝廷里的势力就大起来了。

候景作乱

东魏在黄河以南有一大片地盘。高欢派大将侯景到河南去管理那里的军政大事。侯景本来是羯族人，一直跟着高欢打仗，很受重用。公元 547 年，高欢病死了，他儿子高澄接着当了丞相。侯景跟高澄可是死对头：侯景看不起高澄，高澄也特别讨厌侯景。这会儿高澄在朝廷上掌了权，侯景就起兵叛乱，反抗东魏，还派人向南方的梁朝投降。

梁武帝已经八十四岁了，当皇帝就当了四十六年。公元 546 年和 547 年，他又两次出家当和尚。大臣只好又拿出钱来赎回他这个老皇帝，头一回花了两亿万，第二回花了一亿万。连同十几年前的两次，同泰寺总共得了四亿万钱。大臣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呐？当然是老百姓遭了殃。真凑巧，梁武帝第三次赎身回宫那一天的半夜，同泰寺的佛塔着了火，给烧得不象样子了。梁武帝气得直打哆嗦，说：“这……这一定是魔鬼干的。我要盖更高更大的佛塔，把魔鬼镇住！”他下令再盖一个比旧的高一倍的新塔，一共十三层。动用的民工当然多极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侯景派的人来了。梁武帝认为侯景投降过来是统一全国的好机会，就封他为河南王，还派了一支人马去支援侯景。没想到过了些日子，前方的消息传回来说，侯景被东魏的军队打败了，梁朝的人马也损失了好几万。侯景已经带着败兵逃到了梁朝的寿阳。梁武帝损兵折将，白高兴一场不说，万万没想到的是侯景又来造他的反了。

侯景在寿阳呆着，今天要战袍，明天又要兵器。梁武帝都很大方地给了他。可是他暗地里跟临贺王肖正德联络好了，要来夺梁武帝的宝座。

肖正德是梁武帝的侄子。梁武帝原来没有儿子，就把他过继过来当儿子。后来梁武帝生了亲儿子，又让他回自个儿家去了。这一来肖正德就不能再继承皇位了。他一赌气就投降了北魏，想借魏兵攻打梁朝。不料北魏正乱着呐，没有人理他。他只好又回到南方。梁武帝真是个菩萨心肠，不但没处罚他，说了他几句以后，还封他做了临贺王。可是肖正德不甘心，他的气还没消呐！这会儿侯景派人来说要让他出来当皇帝，他还有不乐意的？他赶紧派人告诉侯景说：“我在里边，你在外边，咱们齐心合力，准能成功，你快动手吧！”

这么着，侯景在北朝叛乱完了，又到南朝叛乱来了。他的兵马到了长江北岸，建康城立刻紧张起来。梁武帝老得糊涂到了家了，不派别人，偏偏就派的是这个肖正德去把守长江，抵挡侯景。肖正德顺顺当当地把几十艘大船派到北岸，去给侯景使用。不用多说了，侯景的八千人马，坐上这些大船，没一点儿挡头地渡过大江，来到了建康城外。肖正德还假装打了败仗，回到城里。梁武帝真急坏了，让太子肖纲负责守城。肖纲也不琢磨琢磨侯景怎么这么容易过的江，又派肖正德去把守宣阳门。侯景的军队到了宣阳门，肖正德下令大开城门，热热闹闹地把他们迎了进去。

建康城跟别的城不一样，城里还有城，叫台城。皇宫在台城里边。所以侯景进了建康城还进不了台城，也打不到皇宫里去。

侯景带兵把台城包围起来，又敲鼓又吹号，士兵们“杀呀杀呀”地叫个不停，一连攻了好几次。可是台城里有两万多军队，守得挺好，侯景怎么也攻不下来。侯景心想，再不赶紧想办法破城，等梁朝各地的援军到了，就更难对付了。他下令放火烧城门。火刚烧起来，城里就把门凿了一个洞，往外浇水，把火浇灭了。侯景又让士兵用斧子砍城门，里面把长矛从门洞伸出来

一个劲儿乱捅，士兵们没有法子到城门跟前。侯景又让人做了几百个“木驴”，让士兵们踩着木驴往城墙上爬。城里人也拚了命了，用大石头往下砸，又扔下好些个火把。结果木驴有砸坏了的，有烧坏了的。侯景眼睛都急红了，让人从十几丈的木架子上往城里射箭。没想到下面的土又松又软，架子刚搭好就塌下来，这一招也不灵了。

台城攻不下来，肖正德可等急了。他恨不能马上当皇帝，就临时找了个地方做皇宫，算是登了基，还封侯景为丞相。可是台城没攻下来，当了皇帝、做了丞相有什么用呐？侯景想来想去，又想出一个办法。他不攻城了，派人到处揭梁武帝的老底，说：“梁朝这么多年，专会任用坏人，欺诈老百姓。不说别的，就看修的那些池塘园林、寺庙佛塔就知道了。”他还派人给守台城的将士们送信儿，说：“侯将军这次来，不是为了灭梁，而是要除掉奸臣，给大伙儿做主，你们别再卖命啦！”

这一招儿真厉害。建康城的老百姓本来对梁武帝征用民工修佛塔就不满意。听侯景的人这么一说，都起来反对梁武帝。侯景还把那些当奴隶的人改成平民，招他们当兵。这些奴隶平时受够了欺压，这回自由了，都纷纷投奔侯景，打仗还特别勇敢。一下子，侯景的军队就壮大了。转过了年，台城里的人连累带病，死了不少，能上城打仗的只剩下了三、四千人。侯景这时候又下令攻城，比以前容易多了，没有几天，台城被攻破了。

本来，侯景跟肖正德商量好了，进宫就先杀了梁武帝和太子。可是这会儿真进了宫，侯景又改了主意：不但不杀梁武帝，还正正经经地朝见了梁武帝。肖正德这个皇帝呐？侯景根本看不上眼，就好象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似的。

梁武帝太老了，受不了这份儿窝囊气，让侯景软禁在宫里，没有几天就病了。他躺在宫里，想要点蜜汁喝，可是没有人理他，神佛也不帮他的忙。末了儿，这个皇帝菩萨大叫了几声，咽了气。侯景让太子肖纲即位，就是简文帝。

这可把肖正德气坏了，侯景这么办不是明摆着地欺负人吗？他背地里把侯景骂了个够，又秘密地派人到外地召兵，打算跟侯景较量较量。没想到侯景早就注意他了，还没等他动手，就派人来把他逮住吊死了。

梁武帝和肖正德都死了，侯景觉着再没有什么人敢反对他了，过了两年［公元 551 年］，他就让简文帝把皇位让出来，自己做了皇帝。

侯景不但让将士们在建康城里抢劫财物，还派人到长江下游的一些地方去抢掠了一阵。江南一带的豪门士族、公子王孙非常多。他们过惯了舒服日子，连吃饭穿衣都得让人服侍。衣裳要用香料熏，走道儿要让人扶着，出门马上就得坐车坐轿子，不然就累得直喘气。可是他们什么本事也没有，要不是靠着他们祖先留下来的家产和地位，这些人根本就生活不了。侯景的军队一杀过来，他们一点儿主意也没有，奴仆们跑了，没有人侍候了，只好自己生火做饭。可是生火，他们不会劈木柴；做饭，他们又不会淘米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这些肥头大耳的王爷公子，还有他们的媳妇儿孩子，就穿着满身绸缎衣服，怀里抱着金银财宝，趴在床上一动不动。有的就这么活活地饿死了。

侯景做了皇帝没有几个月，建康又给人攻破了。侯景逃到大海上，让部下给杀了。

这回攻破建康的是梁武帝的儿子湘东王肖绎［yì］。他联络了交州太守陈霸先，一起讨伐侯景。陈霸先帮着肖绎打进建康，让肖绎做了皇帝，他自己也留在建康不走了。

打这儿以后，梁朝皇族的人打起了内战，那份乱劲儿就不用提了。到了公元 557 年，陈霸先把朝廷大权抢在手里，看着梁朝实在没有指望了，就照着以前那几个朝代的样子，灭了梁朝，自己做了皇帝，国号叫陈，他就是陈武帝。陈朝比宋、齐、梁几个朝代都小，国力也不强。从皇帝到大臣都只能小心地过日子。

北周灭佛

梁武帝被侯景围困在台城的时候，东魏孝静帝的处境也不如以前了。高澄不象高欢那么尊重孝静帝，他不把孝静帝放在眼里。有一次，孝静帝出外打猎，骑着马跑得快了一点儿，就有人从后面大声叫起来：“皇上的马跑得太快了，大将军要生气了！”孝静帝气得火直往上冒，可又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火儿又压了下去。他知道，自己一有什么动静，马上就有人去报告给高澄。

就说这一回吧：让孝静帝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打猎回来就秘密地约了一些人想去杀高澄。还没动手，高澄已经带兵进了宫。他对孝静帝说：“我们父子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？陛下为什么要造反？”孝静帝辩解说：“自古以来，只听说臣下造反，没听说君王造反的。大概你自己要造反吧？怎么反过来说我呐？”听了这个，高澄挺不耐烦。他把孝静帝关起来，又自封为齐王。

没想到，有个烧饭的奴隶乘高澄没留神把他刺死了。高澄的弟弟高洋接着做了齐王。公元 550 年，高洋灭了东魏，自己当了皇帝，国号齐，历史上叫它“北齐”，南朝的齐朝又叫“南齐”。

东魏变成了北齐。没隔几年，西魏也让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灭了。公元 557 年，宇文觉自称天王，国号周，历史上叫“北周”。到了公元 560 年，十八岁的宇文邕［yōng］即位，就是周武帝。周武帝是北周最有作为的皇帝。

周武帝想让全国的人都安定休养一下，好好地发展生产，恢复国力。他下决心先从自个儿做起：平时只穿麻布做的袍子，盖的被卧也是麻布的。金银珠宝什么的，他一概不用。他还禁止官员侵占百姓的财产，亲自训练和检阅军队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周武帝反对把战俘变成奴隶。以前，鲜卑人总是把俘虏和抢来的老百姓当作奴仆，让他们子子孙孙受苦受罪。周武帝不赞成这个办法。他知道西魏在攻下了梁朝的江陵的时候，把那儿的几万男女都变成了奴婢，就下了一道诏书说：“在江陵被俘虏的人，凡是成了奴婢的，一律释放，让他们做平民。”

周武帝心里明白，要想让国家富强起来，最难办的还是怎么对付佛教。佛教在当时十分流行。单说北周，全国就有一万多处寺庙，一百多万和尚、尼姑。寺庙占的地，不交税；人当了和尚就免除了劳役和兵役。周武帝觉得这实在太浪费了。这么多的人力财力，如果能用到实实在在的地方，那该多好哇！他找来一些和尚，让他们说说信佛到底有什么用处。和尚能说什么呐？无非就是什么信佛可以得福，来生有好报应什么的这些话。周武帝越听越不爱听，就下狠心要消灭佛教。

公元 574 年，周武帝下诏书禁止佛教：寺庙的房屋、土地、财产，全部归公，当作军费。和尚、尼姑一律还俗，参加农业生产。年轻力壮的和尚要跟一般男子一样去服兵役、服徭役。结果，和尚、尼姑不愿意也没有办法，都各自回了各的家。这么一来，田里的劳力多了；还俗的和尚分担了一部分徭役，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；兵源当然也充足了。

过了一两年，北周的老百姓比以前富裕了，国家也强盛起来。原来北周比北齐弱，现在变得比北齐强得多了。公元 576 年，周武帝亲自带着大军讨伐北齐。他的纪律严明，又能关心士兵。在战场上，周武帝的军队列开阵势有二十多里长，他骑着马从头巡查到尾，见到的每个将领，他都能叫得出姓名。有一回，他看见一个士兵光着脚没有鞋穿，就把自己的靴子脱下来，送给了这个士兵。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十分勇敢，结果打败了北齐。公元 577

年，北齐灭亡了，周武帝就把北方统一了。

接着周武帝下令，照北周的办法，把东魏、北齐历年抢来的奴婢，一律释放为平民，谁也不准欺负他们。他仔细打听了一下，知道北齐的寺庙有四万多个，和尚、尼姑二百万人，比北周原来的多得多。周武帝挺果断，下诏书把北齐的佛教也灭了。

他在邺城召集了五百个和尚和信佛的人开会。他对大伙儿说：“现在你们这儿佛寺佛塔那么多，除了费钱费人以外，没有一点儿用处。你们不是想求福吗？有谁因为信佛得了福呐？别信这一套了，我看这些东西全应该取消！”和尚们一听，象开了锅似地乱起来。不少人不住嘴地念叨着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罪过呀罪过！”

周武帝不听这一套，又说：“父母对儿女的恩情深重，这些，你们不会不知道，可是还硬让人抛弃父母出家当和尚，这不是违反天理是什么？国法不应该容许这么做。所以我说，和尚、尼姑都要还俗！”

有个叫释慧远的和尚［和尚都丢弃自己原来的姓，一律姓释——改成佛祖释迦牟尼的姓］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哆哩哆嗦地站起来说：“陛下，陛下，你……你依仗权力，消灭佛教，是中［zhòng］了邪了……嗯，是中了邪呀！要知道，不管是，谁，灭佛就要下地狱。陛下就不怕下地狱吗？”

周武帝乐了，说：“我怕什么？只要国家和老百姓能得到好处，就算是真下了地狱，我也心甘情愿。”释慧远涨红了脸，大声喊起来说：“不对！您把佛灭了，让百姓们不信佛，那百姓也得下地狱呀，他们还得到什么好处呐？”周武帝绷起脸来，严肃地说：“什么地狱？谁见过地狱？你见过吗？少拿这套话来吓唬我。什么天堂啊，地狱呀，还有什么因果报应啦，全是瞎说！”他不再听和尚们唠叨了，下令在北齐立即禁佛，做法跟北周一样。

周武帝把北齐的佛教灭了，又把北方的度量衡制度统一起来，还让各地多给朝廷推荐有用的人才。他这么做是想让国家再强盛一些，好去统一天下。

要统一天下，就要灭了东南方那个小小的陈朝。可是周武帝细一盘算，觉着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想法对付北面来的突厥人。

原来，北边的突厥部落，这时候已经兴盛起来了，经常到这边儿骚扰百姓。以前，北周北齐怕突厥打过来，老是送些礼物去给突厥人，好笼络他们。周武帝寻思这不是长远的办法，而且他要去讨伐陈朝，不先把突厥平定了，心里总不踏实：万一突厥乘虚而入怎么办呐？这么着，灭了北齐的第二年，周武帝亲自率领五路大军，往北去讨伐突厥。

万没想到刚走了四天，还没跟突厥人交手，周武帝就害了重病。他只好下令赶紧退兵回来。结果他死在半道儿上了，死的时候才三十六岁。

本来人死了没有什么稀罕。周武帝偏偏地死得这么快，这就让那些信佛的人，尤其是和尚、尼姑们有得说的了。他们说，这都是周武帝灭佛的报应。他一定是进了地狱了。要想使全国安定，非得重建佛寺，张扬佛教不可。

周武帝的儿子周宣帝即位，他真信这话，吓得要死。他本来就嫌他父亲对他管得太严，这会儿周武帝死了，他不但不伤心，还背地里撇着嘴说：“哼！死得太晚了！”周宣帝听了和尚的主意，立即下令恢复佛教。这么一来，和尚、尼姑又剃了头发回了佛寺，念经拜佛的男男女女又多起来了。

亡国之音

过了两年，周宣帝也得病死了。太子宇文衍即位，是周静帝。周静帝是个七岁的小孩儿，懂个什么呐？文武百官都说应该找个有威望的大臣辅助他。议论了一番，大伙儿觉着再没有谁比周静帝的外祖父杨坚更合适了。

杨坚是汉族人。因为西魏和北周向来有重用汉人的习惯，所以他一直在朝廷里做大官，又当了周宣帝的老丈人。这回周静帝即了位，他就做了大丞相，总管朝政。

杨坚把周宣帝苛刻的政令改革了一下，改得比以前宽大了。他还把过去的法律也作了修改，请周静帝下令执行。因为杨坚对人很宽厚，脾气也好，办事又注意俭朴，所以朝中的文武大臣都挺满意。转过了年，他被封为隋王。

到了这时候，隋王杨坚的势力大到了极点，反对他的人都被他镇压下去了。有不少的人就议论说，既然周静帝管不了什么事，就该让人家隋王当这个天子。北周的皇室眼看着宇文氏支撑不了局面，也就只好答应了。公元 581 年，小外孙子周静帝把皇位让给了杨坚。杨坚把国号改为隋，他就是隋文帝。

从打西晋末年，匈奴人起兵建立汉国开始，北方由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几个民族统治了二百七十多年，到了隋朝，又成了汉族人的政权。北朝从北魏算起，后来分成东魏、西魏，又变成北齐、北周，经过了将近二百年，最后结束了。

周武帝在世的时候，注意发展生产，休养生息，给统一天下打下了根基。隋文帝登基以后，忙着整顿朝政，训练军队，准备去南征陈朝。公元 588 年，隋文帝派他儿子杨广和大将贺若弼、韩擒虎他们几个率领大军，浩浩荡荡地往江南进兵。

陈朝这时候的皇帝是后主陈叔宝。他每天除了喝酒就是闲逛，还特别喜欢跟嫔妃、歌女一起玩儿，要多昏庸有多昏庸。为了玩得痛快，他下令在宫里盖了三座楼阁。每个楼阁都有好几十丈高。大大小小的屋子连在一起，里面的摆设豪华极了。窗户、门框、门坎儿都是用檀香木做的，还镶上了金玉宝石。门外挂着珠帘，屋里有宝床、宝帐。各式各样的玩物就更多了。据说，一阵小风刮过来，香味儿能传出好几里地去。楼阁下面有假山和水池，还种着奇花异草。陈后主把这三座楼阁叫临春阁、结绮阁、望仙阁。

楼阁盖好了以后，陈后主自己住在临春阁，叫张贵妃住在结绮阁，龚贵人、孔贵人住在望仙阁。还有不少贵妃不断到阁上来成天地陪着他玩儿。

陈后主不理朝政，朝廷里的几个大臣，象尚书令江总、孔范也都不去办公事，老跟在陈后主左右，一块儿吃喝玩乐。陈后主每次和贵妃们喝酒都叫江总他们陪着。

有一次，陈后主又把这些人叫来喝酒作乐。他坐在正中间，身边有张贵妃、孔贵人一共八个美人儿围坐着，再靠外就是江总他们十个文人。喝着美酒，吃着山珍海味，陈后主还嫌太没意思。这回，他想了个新鲜的招儿：先叫八个美人儿在纸上随便写几首五言诗，然后一一念出来，让十个文人当场作出答诗。有谁答得稍微慢了一点儿，就要罚酒。陈后主喝得高兴了，有时也凑上几句。这么作出来的诗，都是什么美人儿多美呀，玩儿得多痛快呀，乱七八糟的这一套。陈后主听大伙儿作完了诗，就说：“我看有几首诗还不错，象《玉树后庭花》、《临春乐》什么的，可以让乐工制成曲子听听。”

过了几天，曲子制成了。陈后主又把那些文人和美人儿叫来，还是象上

回那么坐着，又吃又喝。不一会儿，有一千多个宫女，分成好几队，一边跳舞一边唱，唱了一遍又一遍。这些曲子，歌词写得别提多恶心了，调子也别提多轻软了。一般人要是听了几句，非捂上耳朵不可。陈后主反倒乐滋滋地听入了迷，两手打着拍子，鼻子眼睛乱动，嘴里还直叫“好，好，真好哇！”张贵妃也撒娇似地笑个不停。几个文人又说了好些顺耳的话，逗得陈后主和张贵妃眉毛尖儿都飞起来了。就这么一直玩儿到后半夜。

有些正派的大臣看着陈后主这么胡闹，很担心，都想找机会劝劝他。大臣章华上了一道奏章，说：“陛下即位这么几年了，不去想想先帝创业多么不容易，也不知道人心是多么可怕，光会饮酒作乐，宠爱嫔妃。把有功的老臣和将军不放在眼里，净重用那些无耻的小人。现在杨广他们的大军眼看着要打过来了，您再不改过，我看是非亡国不可了！”陈后主看看奏章，臊得满脸通红，马上下令把章华杀了。别的大臣看见章华的下场，谁还敢说话呐？

过了不久，隋军南下的消息传到了江南。将军们都说光靠边境的军队恐怕挡不住，非得增派战船和士兵不可。他们就请求陈后主发兵。陈后主不管朝政，当然不跟将军们见面。替他掌管机密大事的官员一个叫施文庆，一个叫沈客卿。这两个人知道陈后主的脾气，合计了一下，就对文武百官说：“谁有什么要跟皇上说的，光凭嘴说，我们不好转达，只能写成奏章，我们才能报告给皇上。”将军们只好把前方的紧急军情写出来，再由他们两个人传进去。陈后主哪有耐心看这些呐？过了两天，他翻了翻奏章，传出话来说：“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边界上的将军足能挡得住敌军。不必派什么援军。如果派战船和军队出去，一定会让大伙儿惊慌。快去吧！”

没隔几天，军情越来越紧张，报急的文书一封接一封地送来。消息传到陈后主耳朵里，他也有点沉不住气了，马上叫大臣们商量商量，好拿出一个办法来。大臣们有的说这么办好，有的说那么办好，争论了半天也决定不下一个办法来对付。陈后主假装镇静地说：“你们别怕。帝王的正根儿在我这儿。前几年齐国、周国［指北齐、北周］都派兵来过，有哪一回让他们占了便宜去了呐？隋军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孔范马上接着说：“陛下说得太对了。不说别的，就说长江这个天险，自古以来就是南北的界线。隋军人再多，还能长上翅膀飞过来吗？”看见陈后主听了直点头，他又加上一声冷笑说：“哼！这一定是那些守边的将军们想要立功升官，才这么大喊大叫，硬说什么军情紧急。我也是总嫌官小，这回要是隋军真地过了江，我也能上前方打个胜仗，当个太尉了！”陈后主给他这一逗，乐得气都喘不过来了，拍着手说：“我看就是这么回事。你说得真有意思。什么打仗不打仗的，别让这事扫我的兴，不用谈了。还是作诗，喝酒，听曲子要紧！”

公元 589 年的正月里，陈后主玩儿了一整天，玩儿得昏昏沉沉的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。这时候，告急的文书又来了，说隋军由贺若弼、韩擒虎率领着已经渡过长江，到了京口［建康东］和采石[建康南]。陈后主一下子跳起来，喊着说：“快，快叫大臣们来！”到了这时候，他还给自己壮胆子呐，对大臣们说：“隋军好比羊，好比狗，好比马蜂，现在胆敢闯到咱们这儿闹事了。我要亲自率领大军去消灭他们！”

说大话太容易了，真要打败隋军可没有那么容易。不几天，隋军就到了建康城外。陈后主派出的人马不是打了败仗，就是投降。隋军没费什么事儿就打进了皇宫。

隋军将士们到处找陈后主，找完了宫殿找楼阁，就是找不着他。有人说，

刚才他好象跑到宫殿后头去了。大伙儿到了殿后头，没看见什么人，只瞧见那儿有一口水井。知道的人都说，陈后主是个怕死鬼，一定不会跳井自杀，说不定是下到井里躲着去了。将士们就朝井下喊起来：“里面有人吗？快上来！”喊了一会儿，没人答应。有个将官又喊：“不言语，可就要往下扔大石头啦！”里面才有人颤颤巍巍地说：“别……别扔，千万别……扔，把我弄上去好啦，我愿意上去。”将士们把粗绳子一头扔下去，叫底下的人系住身子，好往上拽。过了好半天，听底下没有什么动静，将士们气得大叫起来：“快点儿，别耍花招儿了！”说着就往上拽，好家伙，真沉呐！拽出来一看，原来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三个人，浑身湿淋淋的，也不知是冻的还是吓的，都打着哆嗦。细一看，原来正是陈后主，还有张贵妃和孔贵人。大伙儿这个气呀，指着陈后主的鼻子尖儿骂着说：“你这个家伙，跳井还忘不了美人儿！”

陈后主投降了隋朝，陈朝也就灭亡了。南朝经过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，一共一百六十多年。隋朝统一了中国，从东晋到南北朝一直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。